

第五章 漢人社會的建立與發展

第一節 美濃的宗教及村廟祭祀

美濃地區在漢人拓墾，聚落形成之後，人群關係也漸形複雜。原先較疏遠的關係，透過寺廟的祭祀與血緣組織的形成而漸趨親密。傳統的美濃人敬天法祖，畏鬼敬神，對福善禍淫的報應之說相當認同，因此隨處可見大小寺廟及神壇。除了極少數信仰基督教者之外，家家戶戶都供奉著祭祀祖先牌位，一般過得去的家族都建有祖堂，通常是三合院式的建築。正廳門額書有堂號，大門左右書有門對，窗額也書有對稱的吉祥窗對。正廳內部主樑兩側書有棟對，縷述這個家族的歷史淵源及遷徙的地理背景。(蕭盛和，2001：80) 正廳內面對大門的牆壁上書有大大壽字，緊貼著壽字供奉著歷代高曾祖妣的祖牌。祖牌上的男性祖先通常書有諡號及全名，並標明某一世祖。女性祖先則在諡號之下加注某姓孺人，未書名諱。近年來有些比較新潮的家庭，祖牌中的近世祖先，不分男女都直接書上全名，不加諡號，也不再書某孺人字樣，也許以此標榜男女平等的概念吧。

美濃的祠堂建築不如其餘各堆那麼普遍，台灣光復之前美濃地區幾乎沒有祠堂建築，近年來才看到邱姓家族和傅姓家族建有祠堂。民國七十八年邱氏家族在美濃山下興建一座祠堂—營丘書苑，是因邱氏家族在美濃邱二世嘗的土地被美濃鎮農會使用了五十多年之後，由邱國源擔任嘗會管理人之時，透過司法程序由美濃農會向邱二世嘗價購這筆土地，獲得一筆龐大的資金，以這筆經費興建一座邱氏家族的共同祠堂。(邱國源，2002：233) 可惜此座美崙美奐的祠堂興建之後因家族成員之間理念不合以致無法正常運作。傅屋祠堂則是在高雄縣政府徵收了傅雙七公嘗土地興建高雄縣客家文物館之後，傅氏雙七公嘗獲得了巨額土地補償金，就在中正湖畔客家文物館後側的公嘗地興建了頗具規模的傅家祠堂。祠堂建築在下庄屏東地區的客家聚落較為常見，美濃方面早期建築只見祖堂未見祠堂。

為何美濃早期未能出現祠堂建築呢？有以下幾種原因：其一美濃的墾殖較少大家族集體遷移之例；其二早期經濟情況欠佳，無力興建作為純祭祀用途的祠堂；其三建庄晚於其他各堆，聚族而居的觀念比較淡泊；其四日本時代為易於統治起見，強力分化團結意志，強迫解散各姓氏嘗會。在以上各項因素影響之下，作為隆重祭祀空間的祠堂在美濃因而無法產生。(李允斐，1989：78-79)

美濃地區在宗教信仰方面的表現以對土地神的崇拜最為明顯，每一個聚落都可以看到大小不一的土地公壇的建築，美濃人將之暱稱為伯公壇。這些伯公壇在早期幾乎全都是與大地貼近的墓塚式建築，最近大部分卻都被改建成廟宇式的建築了。在美濃的每一個庄頭都有數量不等的伯公壇。諸如開基伯公、橋頭伯公、庄肚裏伯公、庄頭伯公、庄尾伯公等等不一而足，根據統計整個美濃鎮的土地神壇多達三百九十座以上。(張二文，2002a：63)

美濃人對於土地伯公的祭祀就如同對祖先的祭祀一般，早晚一柱清香並

奉茶，再燒一疊五福金紙，也有如對家中長輩晨昏定省一般。家中如有大小喜事、逢年過節、家中添丁、豬母生子、田園收成、小孩出外讀書、壯丁入伍當兵、大小工程完工、男女婚嫁等等，都會備辦牲禮，虔誠地向伯公祝禱，向伯公秉報，以期獲得伯公的庇祐。此外每年的四大福—新年福、二月二及八月二的伯公生日、滿年福，則有集體而隆重的祭典。祭典之後全庄信眾登席聚餐，所有費用由參加人員平均分攤，所謂「公食公開」（開為開銷之意），參加會眾相當踴躍，成為庄民聚會聯誼的最佳時機。傳統上美濃的舊庄頭如瀾濃庄和龍肚庄的四大福，通常是聯庄合辦，規模十分盛大，南隆地區的庄頭因開發較遲，不若老庄頭有那麼明顯的族群意識，則是各庄各辦。茲將美濃地區有關伯公祭典的方式作一介紹：

瀾濃庄新年福的儀式相當隆重，當每年農曆十二月二十五日客家人俗稱的「入年駕」時，就在下庄的永安路口搭建伯公屋，將庄內各角頭的土地伯公、德勝爺、水口里社真官等眾神祇恭請入駐，值年福首親臨各伯公壇，恭敬地將各壇香爐上書有伯公名號的木牌請回伯公屋，象徵各伯公親臨盛會。開壇之後闔庄信眾都會陸續前往參拜，敬奉花果祭品，到了正月十五日，由福首準備全豬全羊及三牲禮，隆重辦理結壇儀式之後，鳴鑼吹樂打鼓繞街遊行，依序將伯公牌位送回各自的伯公壇，稱為「還神」，結束新年福盛會。（張二文，2002a：72）

農曆二月二日伯公生的祭典更是瀾濃庄的盛事，整個瀾濃庄都沉浸在節慶盛會的氣氛之中，每年此時大瀾濃庄五個里的庄民聯合起來，在美濃溪河床上舉行聯庄祭典活動，稱為「二月祭」，祭典之後會聘請戲班演戲酬神，稱為「二月戲」。（張二文，2002a：74）早期的農業時代，二月戲是轟動整個美濃地區的年度盛事，各個角落的美濃人都會前來共襄盛舉，甚至鄰近鄉鎮如杉林、六龜、旗山地區的居民也會趕來看戲並作為客家人的客人來吃拜拜，最盛時曾經有連演八天八夜的盛況，天天人山人海。但隨著工商業時代來臨，各種娛樂活動多元化之後，二月戲的盛況不再，現在有時只演一天戲，戲台下稀稀落落的觀眾，演戲的演員真的是演給伯公看了。

瀾濃庄二月祭雖然是以祭伯公謝神為主旨，但正式祭典之前有一項重要儀式進行，那就是「祭河江」。按照傳統二月祭的地點都選在美濃溪河床上，表面上看來這個時候正逢乾季，河床上形成廣大的活動空間，適合在此舉辦群眾活動，事實上在河床中舉辦祭典有更深沉的涵意，那就是「渡孤」，普渡孤魂野鬼。開庄早期交通非常不方便，特別在雨季來臨時河水洶湧，各庄頭之間沒有橋樑可以渡河，有時依賴竹筏，有時要冒險涉水渡河，難免會有意外事件，造成一些冤死的男女孤魂，成為居民內心懼怕的水鬼。祭河江的作用，就是透過祭典儀式用以超渡那些冤死河中的孤魂野鬼，使他們得以超生，祈求他們不要成為水鬼作祟，亂抓替死鬼奪走人命，用以求得眾人心靈的平安。更進一步祈求河神能夠庇祐凡民，來年不要再有洪水毀損田野或家園的災殃。（張二文，2002a：76）

二月祭的過程基本上比新年福更為隆重，家家戶戶都會辦桌宴請遠方親友，藉此共敘親情，維繫親誼。瀾濃庄的二月祭典活動之參與單位，獨漏位

於大瀾濃庄範圍之內的福安里，耆老的說法是這項祭典的歷史可追溯到瀾濃開庄之初，當時的牛埔仔（福安里）係屬於敵對的河洛人聚落。這個庄頭在咸豐年間因楊文愛事件，才被瀾濃庄人取得，成為瀾濃庄屬境。因此依照傳統做法，牛埔庄並未列入二月祭的範圍，因而由牛埔庄發展出來的福安里的伯公們，在二月祭時並未列入受邀的神明行列，同屬瀾濃庄的福安里里民，也就未能直接參與這場祭典了。（張二文，2002a：78）八月二和滿年福的祭典方式，與前述新年福相似，輪值福首也要親自恭迎各角頭的伯公同祭，但儀式並未如二月祭的祭典那麼隆重。

龍肚地區的伯公祭典也和瀾濃庄的方式相近，也辦理聯庄祭典儀式，它的祭祀範圍包括龍肚、龍山和獅山三里全境。祭祀圈內的大小伯公以及牛欄窩（今稱龍蘭窩）竹扶人壇的威武將軍都包括在內，總共二十三座伯公神位，被恭請到龍肚庄西角的清水宮和祖師爺一同過年。不過有些地點較為偏僻或是各家族夥房自設的伯公，則未能迎請到清水宮的新年福場地。輪值福首會盡其所能在祭典儀式中將他所知道的祭祀圈內大小伯公一一唱名恭請，全心表現出他的誠意。（張二文，2002a：64）

南隆地區的庄民因開庄較遲，族群意識不像老庄頭居民那麼濃厚，因而此地區的伯公祭典未作聯庄祭祀活動，由各庄頭各自祭拜自己庄內的伯公。以吉洋庄¹為例：其伯公祭典每年舉辦三次，分為春福、秋福及冬福。每次由一位爐主負責主持，爐主的產生由庄內四個鄰的各戶戶長以抽籤方式決定。各鄰以輪值年為單位，由各鄰自行抽出三位鄰內戶長，分別擔任輪值當年的爐主工作。

春福舉行時間是在二月二日伯公生日那天，爐主備辦三牲祭品，代表全庄祭祀開庄伯公，行禮如儀，由爐主擔任主祭，禮生負責祭典儀式指導並作司儀，祭典儀式結束後，全庄信眾登席聚餐，也是依「公食公開」的原則。秋福在每年農曆七月底舉行，儀式比較隆重，先舉行渡孤儀式，各戶各家都要備辦三牲及各種祭拜鬼神的金紙香燭，紙衣紙褲等物，準備燒給「好兄弟」—孤魂野鬼，當天下午四點前將祭祀用品送達開庄伯公神壇前廣場佈置妥當，全庄信眾共同參與祭典儀式，儀式甚為隆重。次日中午爐主備置酒席，由全體信眾登席聚餐，還是依「公食公開」的原則，登席費很低，大概以每人三百元為原則，若有結餘，由伯公壇公用。冬福通常在農曆十月十五日舉行，也稱為「完福」，儀式與秋福相近，同樣有渡孤活動。舉辦冬福時，當值爐主會募集基金，聘請戲班演戲，有時請客家採茶戲班，有時請布袋戲班，依所募集到的經費多寡決定，與神同樂，感謝伯公一年來對全庄的庇祐。

吉洋庄有開庄伯公和庄頭伯公兩座福德正神神壇，由於開庄伯公較早興建，且前有廣場，所有祭典均在開庄伯公壇前廣場舉行，舉行祭典時爐主都要親自前往庄頭伯公處，恭迎擺在香爐上的書有伯公稱號的木牌，將之迎請到開庄伯公處一同參與祭典。開庄伯公原來是貼地式神壇，兩側植有數人合抱的大芒果樹，可惜在民國五十年代末改建為廟宇式壇廟，伯公樹也被砍掉

1 吉洋庄是我成長的庄落，該庄伯公祭典資料係我親自觀察所得。

了，失去原有古樸親切的容貌。

吉洋庄頭伯公原建於光復初期，香座神碑上刻有「鎮興庄」字樣，鎮興庄是吉洋庄在光復初期的庄名，可佐證庄頭伯公是在台灣光復之初興建的。伯公壇原設立在庄頭附近的台糖公司蔗園內，不久之後被台糖公司廢掉。後來伯公託夢給庄頭耆老饒春霖，庄民聽到託夢訊息，都十分熱忱捐獻，在六十年代重建伯公壇廟於庄頭。²重建時就是以廟宇式方式興建，裝飾華麗，代表民間經濟有所發展及居民庸俗的審美思維。

所有美濃鎮鎮內的伯公壇在民國四十年代都是直接貼近大地古樸親切的匍匐式建築，近年來由於居民經濟條件改善，疼惜伯公日曬雨淋，鎮境內絕大部分的伯公壇都模仿閩南村莊，被改建成廟宇式建築，失去原有美濃客家庄伯公建築的特色，殊為可惜。幸好美濃開基伯公，美濃庄頭伯公以及全台僅在美濃地區可見到的水口伯公—三座「里社真官」還保持原樣，足以令人發思古之幽情。這三座里社真官分別在美濃西門大橋西側稻田內、龍肚庄西南側的龍闕裏以及九芎林的双溪水口，值得參觀。里社真官位都位於流經聚落的河流下游出水口處，如同新加坡的魚尾獅，有鎮守財源的涵義。(圖 5-1)

圖 5-1 美濃西門外出水口里社真官



資料來源：陳焯棋先生提供

每年的農曆二月份是美濃人掃墓的時段，每個家族都會挑選一個適當的日子上墳掃墓，祭拜先人，各庄頭也會在這時選定黃道吉日舉行祭義塚的儀式。美濃全鎮設有十二個公墓區，其中位於福安里的牛埔坪規模最大，牛埔坪設有以「萬善同歸」為名的義塚，下九寮公墓也有義塚，建有房舍安置無主骨罈，醮廠下公墓也設有義塚，與下九寮公墓同。其餘各公墓未有義塚設置，無主骨骸通常將之集中到公墓邊的有應公祠。

牛埔坪祭義塚的活動由廣善堂承辦，吉洋段下九寮公墓的義塚祭拜係由吉洋、吉和、吉東三里每年輪值。各里熱心人士在義塚神位前擲筊決定爐主，輪值爐主在祭典前會透過各庄頭連絡人徵詢參與意向，發出請帖給三里內有

2 伯公託夢之說，係由庄中耆老謝瑞榮先生告知。

參與意願的戶長，說明祭典日期及登席地點，敬邀各方信眾共同參與祭典活動。義塚祭典由爐主主祭，熟悉祭典儀式過程的禮生擔任司儀，祭典之後在鄰近村落找一個適當場地辦粗席宴客，參與個人交登席費三百元，若有結餘用之於義塚的維護，金香備置等事務，各里庄民都很熱忱，往往席開百桌以上。醮廠下義塚祭典與下九寮一種祭祀方式相近。其餘各公墓的有應公則由各地信眾自行備辦牲禮祭拜。今年吉洋段下九寮公墓的義塚祭典請帖內容如下：（蕭忠和先生提供）

時維季春佳節之候 祝頌 高堂集福迎祥可喜可賀

敬啟者：三里值年祭祀吉洋公墓義塚祠靈

謹訂於農曆閏二月十九日下午二點祭拜並於閏二月二十日正午登席（吉洋里溪埔寮水德壇）恭請

光臨指導

值年爐主	吳木林	
副爐主	邱炳南	
副爐主	高阿來	
吉洋里長	曾月飛	同鞠躬
吉和里長	鍾信仁	
吉東里長	羅祥雲	

中華民國九十三年閏二月吉日

美濃地區居民的宗教信仰大致可分為道教、佛教和基督教，也有一些私人設置祀奉的神壇。目前全鎮列入正式寺廟登記者總共有三十八座，其中登記為佛教者二十四座，登記為道教者十四座。其實大半寺廟都將儒釋道三者夾雜一處，少有純粹宗教的區隔，與台灣各地的宗教信仰方式差別不大，可視之為通俗信仰。基督教是在台灣光復之後才傳入，全鎮教堂建築只有兩座，分別是位於民族路的基督教浸信會和位於中正路的基督教長老教會教堂。美濃居民相當堅持祖先崇拜，不容易接受基督教信仰，基督教徒在美濃不超過居民總數的百分之一。以下對美濃地區較為重要的角頭村廟作敘述：

一、美濃廣善堂

美濃廣善堂位於瀾濃里，其祭祀圈涵蓋人口最稠密的大瀾濃庄地區，包括瀾濃、泰安、東門、中圳、合和、福安六里，旁及祿興、廣德、興隆里部份地區。依據該堂編撰的堂誌，堂內供職人員包括理事長、常務監事、理監事、經理、顧問總共五十九人，前述瀾濃庄各里佔了五十五人，旁及三里僅有四人，鎮內其他里都沒有該堂的供職人員，祭祀圈的界定非常明顯。（吳丁洪，1990：46-48）廣善堂廟址位於瀾濃里福美路的瀾濃山下，背倚網形山，面對美濃溪。堂宇巍峨，山清水秀，環境相當清幽，被視為勘輿學上的風水佳地。

日本時代大正四年（1915）地方信士古阿珍邀集十二位志同道合的信士邱丁富、鍾玉振、吳阿達、古細番、吳進興、劉順源、邱興那以及女性信眾

劉阿滿、鍾銀昭、劉四妹、王假黎妹等人，先行籌畫，再尋覓建廟土地。大正六年向地主曾李楊來以三百大員購得現址整地建屋，大正七年完成前殿，命名廣善堂。主祀三恩公—關聖帝君、孚佑帝君、司命真君。後殿完成於昭和八年（1933），奉祀玉皇大帝，廟宇改稱玉清宮，但鎮民一般仍習慣稱之為廣善堂。（吳丁洪，1990：37）該廟主祀的三恩公三聖神牌，原供奉在牛皮寮下的古細番宅中。其香火來自杉林鄉新開庄的樂善堂，而樂善堂的香火則源於苗栗的玉清宮。

廣善堂係美濃四大善堂（南隆輔天五穀宮、廣興善化堂、石橋仔善誘堂及本堂）之首，屬於降筆會的鸞堂系統，為儒宗鸞教，透過神筆扶乩為信眾治病解惑。鸞教是日本統治台灣初期，本土知識份子所發動組織的一種深具民族精神色彩的儒宗神教組織，對當時社會民心的穩定有相當貢獻。龍肚庄的廣化堂、九芎林的宣化堂也是屬於同一宗教系統。（黃森松，1996：78）廣善堂除了提供眾善信燒香膜拜，除疑解惑之外，還從事修橋鋪路、社會救濟等善行活動。廟內建有宣講堂，設置宣講師以講法勸善、移風易俗、勸化人心。客家話的「講」與「廣」同音，因此鎮民也把「廣善堂」稱為「講善堂」。

廣善堂除了承辦每年一度的牛埔坪公墓義塚祭典活動外，每年天公生時（農曆正月初九）還承辦恭送聖蹟的儀典，此項儀典早期本由聖蹟會辦理，由於聖蹟會會員逐漸老成凋謝，近年來由廣善堂接辦此項深具傳統民俗文化精神的活動。天公生當天上午八時，廣善堂將一年來所燒的金紙爐灰、字紙灰燼以及下庄仔敬字亭的字紙餘灰集中起來，由堂下鸞生代表、值年福首、堂內經理及聖蹟會會員後裔等人，一同在鼓吹鑼鈸樂聲中將所有聖蹟灰燼恭送到美濃溪畔，在此結壇祭拜河伯水官之後，再將聖蹟灰燼恭送入河，過化成神。此一祭典可追溯自乾隆年間第二任右堆總理林長熾所發起組織的字紙會，一直延續至今，是美濃文化發展史上頗富意義的一件盛事。

二、廣興三山國王宮

三山國王宮位於興隆里廣興街，主祀三山國王，陪祀地藏王菩薩、註生娘娘、北斗星君及土地公。清順治年間，郭發金在鄭成功復台時隨身帶有三山國王的金身來台。乾隆二年(1738)郭發金後人隨劉玉衡至竹頭角墾殖，將三山國王金身安置在郭屋祖堂內奉祀安座。（徐正光等，1996：805）

三山國王通常被認為是客家人的守護神，祖廟位於廣東省揭陽縣霖田，此地有巾山、明山、獨山三山鼎峙。隋朝時有陳姓鄉民白晝見三神仙騎乘仙馬前來，招其為從者。陳隨即與三神仙俱化而不見，鄉民異之，乃設祠合祀。相傳宋朝末年三神顯化，協助破敵，皇帝感其恩義，乃封巾山為清化威德報國王、明山為助政明肅寧國王、獨山為惠感宏應豐國王。三神威靈顯赫且忠義千秋，成為廣東客家地區崇奉之主要神祇。

廣興庄民認為郭家祀奉的三山國王有求必應，信眾感念神恩，於明治四十四年(1911)倡議價購郭鳳雲土地現址，次年即興建壇所，奉祀三山國王及諸神。昭和八年(1933)壇所被白蟻蛀食，信眾公推傅長生、鍾清堂、古炳興等九人為重建委員，積極募款重建，再現莊嚴。民國五十四年(1965)夏颱風肆虐，廟宇受創嚴重，信眾再度決議改建。當年十二月初六動工興建，全用

鋼筋水泥以期永久。完工後但見廟宇莊嚴巍峨，雕龍刻鳳富麗無比，儼然一方勝景。(徐正光等，1996：806)信眾新購買汽機車者，都會到廟中請神開光，以祈平安。此座三山國王宮的祭祀圈範圍及於廣林、廣德、興隆三里的大竹頭角地區。

三、龍肚清水宮

龍肚清水宮位於龍肚庄內西角一帶，庄民習稱師爺壇，是大龍肚地區居民的信仰中心。其祭祀圈遍布龍肚、龍山、獅山三里。每年的農曆新年前後，三里內的福德正神總共二十三座的伯宮神牌，都被奉請到清水宮與祖師爺共渡春節。

乾隆二年(1737)龍肚開庄，次年有居民巫姓、涂姓及劉姓等三姓人家的來台祖先，從屏東縣里港鄉土庫村的林仔頭遷往龍肚墾殖。三姓人士先祖來自福建省汀洲地區，來台時迎請清水祖師、普庵祖師、廣清祖師三尊神像，安置在林仔頭供奉。但林仔頭一帶本為荖濃溪河床地，當年未建堤防，常有洪水之災，三姓人家乃攜三尊神像一同遷到龍肚安居。先是將三尊神像奉祀於當時龍肚庄管事陳運德家中，供庄民膜拜，後來巫姓及陳姓人家將其屋跡地提供出來建清水宮，以安奉這些神像。在清代殿宇曾數度加以整修，到了昭和十一年(1936)將廟宇作了一次全面的整建，廟宇用地由陳逢安、巫富興、巫德清三人提供，當時擔任第四屆堂主的陳逢安和常務委員朱鼎傳、陳寶壽、劉進生、蕭玄四等人積極募款，由龍肚區的信眾大德，出錢出力興建了具有時代特色的前殿建築。(洪馨蘭等，1999：86-87)

龍肚清水宮前殿興建的年代正是混凝土建材開始引進台灣之際，反映了傳統匠人如何運用新材料營建舊建築的建築模式，具有台灣近代建築發展過程的時代意義。清水祖師為閩南人奉祀的主要神祇，卻在客家庄的龍肚作為居民膜拜的對象，具有族群融合的涵義。清水宮是一座閩南神祇的廟宇，但在龍肚庄所建的廟宇格局與閩南人興建的祖師廟有著相當明顯的差異，反映了客家建築本土化的特色，在台灣的廟宇建築史上具有獨特的意涵。(洪馨蘭等，1999：90)民國五十六年(1976)第十屆堂主劉友來發起興建後殿，完工之後增加奉祀了註生娘娘、地藏王菩薩、水利三恩公等神祇。水利三恩公為龍肚地區在早期開發過程中對水利開發有重大貢獻，甚至犧牲生命的涂百清、鍾丁伯、蕭阿王三人。民國七十年(1982)第十二屆堂主陳玉祥發起興建後殿二樓，完工之後迎奉前殿的三尊祖師爺神像陞座於此。

民國八十三年(1994)龍肚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陳煥明及理監事們共同向政府爭取經費，在廟宇西側興建龍肚社區活動中心，為信徒及庄民增加一處較大的集會場所。民國八十五年(1996)第十四屆堂主鍾沐卿及社區理事長陳煥明向政府爭取經費，加上信眾熱心捐款，整理了清水宮的後院，建成幽美花園，並興建一座槌球場，提供高齡化的長青居民運動休閒的場所。

清水宮的前殿具有特殊的時代意義，可說是一個重要的文化財，海內外的學者專家都十分重視。諸如政大日籍教授藤井志津枝、日本京都大學教授渡邊欣雄、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孔邁隆教授、東京大學西村幸夫教授、樂山文教基金會執行長邱如華等人都曾前來參觀，認為頗具保存價值，美濃愛鄉協

進會、鎮內重視鄉土文化的知識份子，也大力主張應該加以保存。但十六屆堂主羅盛興及多位委員還是決議拆除重建，民國八十八年的春天，在祖師爺的見證及文化界人士不捨的眼光之下，深具時代意義的清水宮前殿終於走入歷史，結束了它在人間六十三年歲月，學界引以為憾。(洪馨蘭等，1999：86-91)現在要體會龍肚清水宮早期的建築風華，只能從《龍肚庄誌》的圖片上去追尋了。

四、南隆輔天五穀宮

美濃鎮南隆地區的最主要廟宇是位於中壇里的輔天五穀宮，它的祭祀圈遍及整個大南隆地區。包括美濃鎮吉洋、吉和、吉東、德興、清水等里及旗山鎮廣福里的全部，美濃鎮中壇、祿興、龍山、獅山等里的部分地區，是日本統治台灣之後由三五公司募集墾民墾拓的南隆農場區域。

大正八年（1919）南隆地區瘟疫猖獗，甚至一天之內有五、六個人被送至墳墓的紀錄，人心惶惶有如世界末日一般。居民羅阿東於次年春天在家中的正堂奉祀關帝聖君、孚佑帝君、司命真君三恩祖的紙畫神像，供鄉民祭拜以祈求平安。這幅神像是羅阿東從苗栗卓蘭徐阿添宅中供奉的三恩祖神壇（今卓蘭鎮景山里朝南宮的前身）分香帶到南隆地區的。根據《朝南宮簡介》的說法，當時徐阿添家中奉祀一座神鏡，每當香煙湧起虔誠備至時，鏡面就會映出文字顯示神意，現今羅阿東的祖堂及輔天五穀宮也分別備有一座神鏡。三恩祖神像在羅家祖堂安座之後，很快就成為南隆地區居民的精神寄託中心。當時十坑庄的居民羅正保感染時疫，命在旦夕，經家人抬往三恩祖壇前祈求，服食根據神明指示所抓取的藥草，情況大為好轉。羅正保日夜在此祭拜司香，終獲痊癒，神威大顯。(黃森松，1996：67)

由於廣大的南隆地區沒有一座正式的廟宇作為居民信仰中心，在時疫流行，居民六神無主，精神極度空虛之際，羅阿東和他那些從北部南下墾拓的朋友們商議興建一座廟宇，讓南隆地區民眾有一個適當的祭拜場所安定民心。但要興建一座廟，最重要的是找到一塊夠大的地作為廟址，當時他們都是三五公司的佃農，哪來建廟用地呢？羅阿東及徐阿華、鍾添德、吳河逢、吳天龍、劉辛增、林海昌、涂鼎安、邱德勝二、羅正保、郭佳里、羅阿木、吳金龍、鍾嘉盛、楊雙昌、李庚河等人先成立建廟委員會，並推派李庚河和徐阿華兩人前往位於手巾寮的南隆農場辦公室，拜訪農場主事白石喜代治，懇請農場當局撥地建廟，白石喜代治受到南隆輿情感動，慷慨答允所請，除了答應提供建廟用地外，並主動提供廟前的一甲三分地作為香火之資。(黃森松，1996：68)

南隆地區幾全為農業生產地帶，當時又瘟疫盛行，因此建廟委員們選定農業及醫藥之祖五穀爺神農大帝作為主祀之神，以羅阿東家中奉祀的三恩祖配饗，再加上民間奉祀的各路神祇如釋迦佛祖、玉皇大帝、周昌、關平、華陀以及掌管雷電的王天君、南天使者馬天君、九天使者廖天君、南宮使者柳天君、觀世音菩薩、太上老君、至聖先師孔子、眾生求子的張仙大帝等儒釋道眾神一併奉祀。(黃森松，1996：30-31)由於南隆農場慷慨提供土地，因此把南隆農場相關人員視為功德主，特別在廟內的功德廳設置當時已去世的三五

公司原負責人愛久澤直哉的往生蓮坐祿位，並為農場主事白石喜代治設置長生蓮座祿位，南隆農場的職員野村賢雄、中野清五郎、澁田朴、溫海玉、劉義那、古桂來等人也一併列為功德主配饗，以感念南隆農場當局的大恩大德。

輔天五穀宮奉祀的主神神農大帝五穀爺，其祖廟是創於道光十年（1830）位於苗栗縣公館鄉五穀岡（五鶴山）的五穀宮。在輔天五穀宮決定建廟後，首任堂主羅阿東隨即和首任住持劉炳芳專程前往苗栗尋覓神意指定用來雕刻神像的茶樹，刻像日及完工日都由神意起乩決定，雕刻師略有疏忽，雕刻房內即有刀斧異聲，使得雕刻師兢兢業業，如期完成神像的雕刻，於大正十四年（1925）恭請五穀爺寶像陞座。（徐正光等，1996：808）

輔天五穀宮正門內側上方有一面匾，上書「威靈中外」，致贈人署名中華民國特授陸軍上尉彭烈剛，題匾日期為大正十五年歲次丙寅年冬月吉日。對於此匾的來歷，我徵詢不少耆老，包括首位堂主羅阿東之子，擔任甲戌年太平福醮大總理的羅天雲（82歲）、現任五穀宮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邱勤松、日本時代接受五穀宮支助前往日本留學的鍾未文老師、太平福醮文獻組的黃森松、林紹英、鍾德乾、文書組的謝瑞榮、羅阿東之孫羅鎮邑等人，卻都不得要領。76歲的吳昌喜先生說當年的建廟師傅係從大陸原鄉請過來的，也許彭烈剛（匾上署名江西省興國縣衣錦鄉鼎龍區長信保信士）與這些師傅熟識而托請他們帶來奉獻，這種說法可謂合理，但日期還需商榷，真相如何還是有討論空間。因為一位中華民國的現役軍官送匾給日本統治地區的一座廟宇，總是一宗相當特殊的事例，值得探究其歷史真相。

南隆輔天五穀宮和瀾濃廣善堂同屬儒宗鸞堂系統的教派，一般鸞堂系統祀奉的神祇以玉皇大帝及恩主公為主，三恩主（關聖帝君、孚佑帝君、司命真君）為最基本的型式，有些廟宇為四恩主、五恩主等型式。各鸞堂的三恩主神尊都是相同的，但四恩主或五恩主就有甚大差異了，有的加入玄天上帝、孔明先師、岳武穆王、文昌帝君、地藏王菩薩、保生大帝、慈濟真君等等不一而足，沒有甚麼標準可言。鸞堂以降筆法術（扶鸞）以反映神意，透過扶鸞為信眾解疑答惑，鸞生在扶鸞法術過程中觀察柳筆在桌面所鋪之沙中所畫的圓圈或直線橫線等等符號（神托），據以判讀紀錄並宣布神托內容（即神明旨意），從中預言疾病禍福、年收豐凶、失物下落或方向吉凶等。（黃森松，1996：80）

除扶鸞外，有些鸞堂也採用看鏡法術，看鏡是在儀式中燒香祈禱，在香煙裊繞中鏡面會產生一些圖案，鸞生根據這些圖案解讀神托，為信眾解答問題。目前五穀宮的鸞生兩種降筆方式都有做，而瀾濃廣善堂則僅採用扶鸞儀式。鸞堂以降筆法術反應神意，闡明天道真理以啟悟人心使之歸正，具有濃厚的儒家聖人以神道設教的思想，因此被視為儒宗。

鸞堂信仰在咸豐年間已自大陸傳到台灣，但普遍發展是在日本時代的明治三十一年（1899）。當時新竹竹東人彭殿華及數十位鴉片癮者，經由扶鸞降筆神托提供處方戒除煙癮之後，使扶鸞降筆的法術在台灣各地開始盛行。（黃森松，1996：79）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台灣雖已在日本統治之下經過四十多年，但台人

對祖國仍深刻懷念，日本統治當局企圖消滅台灣人民的故國情懷，發動皇民化運動。下令燒毀民間信仰的各類神像，美其名曰「寺廟神之升天」。警察人員挨家挨戶搜查神像加以沒收銷毀，並強令台灣人民奉祀日本的天皇的祖先——神道教的天照大神「大麻」。由於輔天五穀宮背後有一為比日本警察地位更高，具有高雄州協議會議員身分的白石喜代治撐腰，又得到屬於日本淨土真宗的旗山太平寺佈教師杜多碩照的照護，將輔天五穀宮列名淨土真宗系統之下，使五穀宮得以保全，美濃地區其他廟宇或民間信仰的各尊神像紛紛寄存本宮以避劫難。（黃森松，1996：69）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盟軍飛機大肆轟炸台灣。高雄州立醫院也疏散到本宮，使五穀宮成為戰地醫院，鄰近地區的傷病人員獲得較為妥善的醫療照護。

台灣光復後信眾陸續捐資整建廟內各項建築，民國五十四年在前庭興建鐘鼓亭，民國七十三年增建兩座巍峨的奉迎門，更增進了本宮的氣勢。民國七十三年為五穀宮興建六十週年，為擴大慶祝，聯合了全鎮信眾在本宮舉辦全鎮聯合大福醮，為建宮以來盛況空前的大規模建醮活動。

輔天五穀宮自民國五十五年依據〈寺廟管理法〉成立管理委員會，制定本宮組織章程，根據章程辦理社會教育，廣佈慈善事業，對社會救濟工作積極參與，頒發祭祀圈內國中小學優秀學生的獎學金，以鼓勵祭祀圈地區內的子弟努力向學，使得南隆國中躍升為旗山地區的明星國中，吸引了大批來自學區外的學生越區就讀。民國八十三年五穀宮建廟七十週年，擴大舉辦太平福醮，計畫再度辦理全鎮建醮活動。但因民國七十四年瀾濃廣善堂曾發生福醮風波，一度使美濃及廣興地區九個里的里長深覺殷鑑不遠而婉拒參與醮事，不過各里信眾仍展現參與熱忱，新當選合和里長的李進貴也向廟方表達強烈的參與意願，最後決定眾神繞境路線還是包括美濃全鎮及旗山鎮的廣福里。

從醮金的募集數額可清楚的看出祭祀圈內各里（中壇、獅山、清水、吉東、吉洋、龍山、吉和、德興）認捐醮金都在百萬元以上，祭祀圈外各里的捐款數額則與所在位置與祭祀圈的距離成反比。旗山鎮的手巾寮（廣福里）比較特殊，它曾經是日本時代南隆地區的行政中心，應屬祭祀圈內，但現在被畫入旗山鎮，居民半數以上是閩南人，地方語言以閩南語為主，因而對五穀宮的認同感大為降低，比起祭祀圈外的美濃鎮各里所募集的醮金還少了許多，不到二十萬元。此次太平福醮所募集的醮金總額高達二千零六十萬元之多，捐出五千元以上的信眾可參與請酒登席，席開五百桌。整個活動收支相抵結餘三百一十三萬元，結餘款的分配方式為二百萬做為獎學基金、捐贈鎮公所冬令救濟金十一萬元、鎮公所急難救助金十萬元、美濃消防隊二十六萬元、五穀宮壓爐金六十六萬餘元。（黃森松，1996：27-28）

此次福醮活動比較重要的特點是遊行時不用藝閣陣頭造勢以避免鋪張浪費，也可移風易俗。同時配合高雄縣文藝季，舉辦各項藝文活動。邀請鎮內外知名演藝團體及各校學生組團表演，與鎮民信眾同樂。活動期間重要的表演項目包括中壢德泰客家劇團表演、中壇國小師生遊藝晚會、吉洋國小師生遊藝晚會、南隆幼稚園遊藝表演、彌陀永興樂皮影戲團表演、假日廣場文化

活動、客家民謠歌唱晚會、火燒煙架及高空煙火、明華園歌仔戲、全鎮國小書法比賽優良作品展、全鎮國小寫生比賽優良作品展、優良圖書展等等，全都在醮廠廣場舉行，使醮會活動充滿藝文氣息。同時也有三十組民俗技藝攤位諸如捏麵人、狀元糕、龍鬚糖等民間藝品製作表演。在廣場上也有動態民俗活動，如大鼓陣、獅陣、花鼓陣、牛犁陣、南管樂隊、客家歌舞表演，充分展現傳統民間育樂形態。(黃森松，1996：91-102)

醮廠建有富麗堂皇景象莊嚴的醮壇，並搭建午門牌樓於正前方。全鎮各里各廟宇前同時豎立三丈六尺高的天燈竹，選定吉日良辰同時升上天燈，以弔祭境內外孤魂，給予指引明燈，擇定吉時恭請全鎮各路眾神入醮廠接受祭拜，神明巡遊繞境之區域全面禁屠七日，全體鎮民茹素七日至神明繞境之後才結束。醮事期間前往鎮內主要河川美濃溪中壇橋下施放水燈以弔祭水中亡魂，舉行神豬大賽以展現對神明的虔誠敬意，糊製兩尊神衣大士即焦面鬼王（俗稱山大士），在巡境途中掃除群妖。繞境結束後焚燒山大士消除妖氣促進平安。(黃森松，1996：62) 並施放煙火，演戲酬謝天燈竹及眾神，最後恭送醮廠內眾神回鑾，完成太平福醮盛典。舉辦太平福醮的功能是向眾神明隆重謝恩並祈求眾神再賜未來之福，同時普渡水陸孤魂野鬼，以期淨化人心，使得人心向善，社會安寧，冀求達到五穀豐登國泰民安的目標。

五、尖山朝元寺

朝元寺位於廣林里尖山仔（鍾理和的小說中稱之為笠山），主祀釋迦牟尼佛，創辦人為俗名張冉二的能淨和尚。他在明治四十年（1907）發願出家，投入台南開元寺臨濟宗智圓比丘座下，削髮為僧。經過兩年的朝參暮頌、鍾鼓梵唄的修行之後，決定返回家鄉弘揚佛法以教化鄉里，先在田尾坑建觀音寺，為美濃純佛教道場之始。因田尾坑地形狹隘，乃重新選定較為適合的建廟場所，於明治四十三年（1910）擇定現址，此地雙溪朝宗，左右鐘鼓二山相望對峙，地勢優異，在風水學上視為天地靈秀所宗，決定以朝元為寺名。大正五年（1916）籌募資金鳩工，於山坡上建正殿三間及客房二間，大正七年完工。(徐正光等，1996：806)

昭和二年（1922）下庄（屏東各堆）地區熱心人士曾獻閩、林富家、劉金安、曾蘭六等人發心修建該寺以擴大寺廟規模，後園部分栽植荔枝，生產所得用於社會救濟工作，深獲稱許。(鍾壬壽，1973：336-337) 信眾日增，尤以下庄地區為多，朝元寺成為整個六堆地區佛教信仰中心。民國四十八年（1959）完成七級華藏寶塔，成為醒目地標，園區添一勝景，又於美濃鎮內購置土地，創辦慈能幼稚園，為社會栽培民族幼苗，貢獻匪淺。民國五十年代有一位從軍中退役的出家人釋聖嚴到此寺閉關三年，留學日本獲得文學博士之後，返台創辦法鼓山道場，成為台灣一大叢林並成就一代禪學大師。民國五十七年（1968）能淨和尚圓寂，由慧定尼師續任住持，更進一步擴大朝元寺的規模，成為南台灣一大佛教勝境。

六、旗美褒忠義民廟

義民信仰是台灣客家人的宗教觀念中一個相當突出的特色，它的形成與清代台灣的社會背景有相當密切的關係。清朝統治台灣（1683-1895）二百一

十二年期間，大大小小的動亂達一百一十六件之多，俗云台灣歷史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亂。這些林林總總的動亂，依其性質大致可歸類為反清革命、漢番之爭、閩客之爭、漳泉之爭、族姓之爭等等所謂的分類械鬥。這些動亂接二連三不斷發生，不僅使官府難以應付，人民也疲於奔命，只要有個風吹草動，閩庄與客庄之間必然是風聲鶴唳，驚惶不已。在那個時代族群關係一直是相當敏感的話題，牽動著各方神經。每遇動亂閩客之間幾乎同步爆發衝突，因而各庄壯丁隨時保持警戒，一旦有警隨時聚集應戰，在如此神經緊繃的時空狀態之下，造就了不計其數的「忠勇公」「義民爺」等等英雄烈士，接受民眾的膜拜，客家人的義民崇拜就是在這種時代背景之下發展出來的。

旗美褒忠義民廟的祖廟是位於新竹縣新埔鄉枋寮的褒忠義民廟，用以祭拜在林爽文事件中爲了保鄉衛土犧牲的客家義民，爲台灣北部新竹客家地區最顯赫的一座廟宇，客家信眾咸認其對保鄉佑民、消災解厄、解除六畜瘟疫最爲靈驗。在日本時代初期，北部客家人大批南遷之際，有信士張阿財爲求旅程平安，來到南部後能夠一切順利，在出發南下前特別向新埔枋寮義民廟祈求香袋、令旗隨身帶到旗尾山下的崙仔頂落腳。適逢此時崙仔頂一帶因氣候失調，瘟疫流行，居民瀕於垂危困厄之境，鄉鄰劉阿昌、黃義勝、劉清文等人與張阿財商量，由四人輪值爐主，供奉義民爺靈位，讓鄉民共同膜拜，祈求義民爺英靈默佑消災解厄以期合境平安。（徐正光等，1996：813）歷經數十年寒暑威靈無比，吸引大批南來移墾的南隆地區「台北客」前來膜拜，居民深感神恩再造萬民生慶，乃有建廟之議，以樹義民之忠烈，藉安英靈。

戰後承吳郭足女士慷慨捐地建廟，信徒們積極捐出款項，乃得以鳩工興建大殿，於民國三十八年（1949）大殿竣工，得以安奉義民爺香座。³¹廟宇結構雄偉，門額高懸乾隆御筆「褒忠」匾額，前庭開闊氣象一新。民國四十四年（1955）依法成立管理委員會，旋即改組爲理事會，由吳郭足女士當選第一屆理事長，繼續籌建兩側廂房。民國六十三年（1974）理事會又奉命改組爲財團法人旗美褒忠義民廟董事會，遴選劉祖燕爲首任董事長。民國七十年興建中正圖書館，提供鄉里學子良好的讀書環境。（徐正光等，1996：813）每年義民節擴大中元普渡祭典活動，感念義民爺的庇祐六畜興旺，尤其是旗美地區農家賴以就學或成家立業之主要經濟來源的豬隻，特別舉辦神豬大賽，得獎神豬成爲奉獻給義民爺的最重要祀品。

在旗美褒忠義民廟南側山坳有一座規模甚爲宏偉的義民塚，爲大正二年（1913）日本統治當局修建旗山往美濃的公路時所收拾的骨骸，集中葬於此地。據《邀功紀略》的說法，林爽文之役台灣南部的的主要戰場就是在里港及旗美地區，包括篤加之役、三頂部之役、瀾濃之役。《邀功紀略》手稿的持有人，作者黃袞的六世孫，住在義民塚旁的台灣日報記者黃世暉判斷，這些骨骸就是當年閩客大戰所遺留下來的。骨骸所屬的族群頗爲複雜，除客家人、閩南人之外尚有傀儡番的骨骸在內，依據史料推測，當年傀儡番是屬於六堆義軍之一方。

旗美褒忠義民廟背倚象頭山前臨美濃平原，視野開闊氣象萬千。黎明時分霞光萬丈，爲勘輿學中的風水寶地，符合客家人理想的地理風水概念。

七、竹頭角福慧寺

福慧寺位於興隆里後山山坡，民眾稱之為三子丂（三母女），主祀觀世音菩薩，創寺人為恆承法師，俗名古炳妹。明治四十四年（1911）年生，弱冠時「因孝扛」³嫁與劉永壽，婚後育有二女，後來劉永壽留學日本，考上醫科大學。劉永壽原過繼給未出嫁的姑姑為子，這位婆婆個性十分倔強，認為古炳妹未受教育不識字，根本配不上她的寶貝兒子，於是強逼劉永壽與古炳妹離婚，夫妻倆因此勞燕分飛。

古炳妹帶著兩位女兒回到娘家，鄰居的冷潮熱諷使古炳妹心如刀割，決心皈依佛祖以求心靈平安，但是一個離婚婦人帶著兩個女兒到各地佛寺求取安身之地，卻到處碰壁，只得心酸地帶著稚女往後山走去，心中思考不如就在此地結廬誦經念佛自立修行。決心已定，母女三人鋪席為床，用竹子茅草架了一座小小寮房，取名「竹林菴」。旁邊就是公墓，母女三人胼手胝足以墳場內撿拾到的畚箕運土填平土地，月色當空仍不肯歇息，炳妹望著女兒恐懼孤伶之狀，不禁潸然淚下。母女三人自種甘藷作為主食，以甘藷葉及野菜作菜，飽嚙飢寒之苦。台灣光復前後瘧疾流行，母女都不幸感染，無錢治療以致拖了三、四年才得以痊癒。（曾文忠，1993：54）

民國四十四年地方善心人士鍾麟發等發起興建佛寺，母女三人入山砍柴擔到街上販賣，所得用以購買砂石磚土，又種植花卉出售，以籌取建廟費用，在各方信眾支援之下，終使佛殿落成，命名為福慧堂。民國四十六年美濃大水災，山洪爆發，福慧堂大半被毀，次年於下側復建，民國四十七年完工。（徐正光等，1996：808）各方善信繼續捐款，於民國五十年完成佛殿三間。劉永壽在日本學醫有成，思鄉情切，民國五十二年首度返國省親，滿懷愧疚之心來到福慧堂。在日本時他一直未能得悉三母女音訊，心中以為她們已另有歸宿，因而在日本安心地成家立業。回到家鄉之後才獲知母女苦狀，兩行熱淚不禁奪眶而出，此後陸續捐出多筆款項，購地建廟，改善母女生活。

民國六十九年福慧堂成立管理委員會，主席鍾麟發、副主席邱秀友及三十七位理事們以無私之心扶持福慧堂，使其建築規模不斷擴大，成為一方勝景，民國七十六年福慧堂更名為福慧寺，更具叢林規模。民國八十一年三母女及眾理事們決議委託美國萬聖寺宣化法師管理福慧寺，由宣化上人派其弟子前來駐守，三母女正式圓頂出家，分別取法名為恆承、恆藏、恆慧，在慈悲佛法接引之下超越了人生苦難，終於得到永恆的寧靜。（曾文忠，1993：55）

八、美濃天后宮

媽祖信仰在全台各地相當普遍，在美濃地區也不例外，供奉媽祖的廟宇為天后宮，民間一般習稱媽祖廟。台灣各地媽祖廟的神像不是直接來自福建湄州島如北港媽祖廟，就是來自鄭成功征台艦隊船隻中奉祀的神像如旗山天后宮，要不然就是從北港或新港等較早在台灣興建的媽祖廟分香而來，但是美濃天后宮的媽祖神像卻是從閩南人的村落中搶過來的，其間經歷頗為曲折

3「因孝扛」是美濃客家習俗。男女訂婚後，若男方父母輩去世，未婚妻未經迎娶儀式即到男方家中執媳婦之禮，從此成為媳婦。

的故事。

清同治元年（1862）彰化戴萬生糾眾倡亂，陷彰化圍嘉義，台南也受波及，官兵累敗，官府飛檄向各方求救兵。時瀾濃下庄有李龍者，幼時曾進書房學習，但文字未見進步惟喜騎射武藝，素性勇敢好尚結交，家中食客往來不絕。他在烽煙遍地時局艱難之際登高一呼，召集同志三百人組成右堆義軍。慷慨赴義星夜馳援台南府城，在東門樓擊斃匪首，匪徒東竄。李龍率眾追趕，經大目降（今新化）、礁吧年（今玉井）、最後到達大武崙（今楠西境），已不見賊蹤。時大武崙有一座媽祖廟，村民適自北港進香返莊遊境，聞瀾濃六堆義軍為營救府城追擊匪徒至此，深恐義軍不分青紅皂白無故被殺，乃將神轎及三尊神像棄置道旁，綵旗及陣頭器具也散落廟埕等地，放棄遊境各自逃命。李龍率眾追趕至此發現空無一人，只見神轎及遊境器物，自忖若回兵台南，恐賊眾再度集結包圍，乃跌筵請示媽祖，請准以遊境方式大隊轉返回台南。上憲慰其勞，賜予金帛等物，並上奏朝廷，賞李龍五品軍功銜。李龍要求將三尊神像請回瀾濃奉祀。然而請回之神像卻長期寄人籬下，由乩童邱阿秋設家庭神壇以奉祀，為居民消災解厄、扶乩看病。（徐正光等，1996：803）一直到民國四十一年（1952）地方信士吳瑞祥獻出位於三夾水的土地，各方信眾踴躍捐輸，完成神殿一座，命名為美濃天后宮。後來繼續增建前庭、金亭、涼亭、牌樓及活動中心，成為巍峨莊嚴的一方宗教聖境。

第二節 宗族組織的發展

除透過宗教的祭祀形成的新地緣關係之外，血緣的組織也逐漸發展。美濃地區的主要姓氏分別依序為：劉、鍾、林、黃、陳、張、李、宋、邱、吳等姓氏，其餘曾、楊、傅、蕭、溫、朱等姓氏也不少。（陳紹馨等，1968：768）不過也有一些罕見的姓氏卯、玉、依、普、麥等，這些罕見姓氏主要來自滇緬義胞，他們是在民國五十年前後自泰緬金三角地區撤退到台灣的反共救國軍及其眷屬，部分被安置於吉洋里土庫堤防北側荖濃溪舊河床新編的成功及精忠新村，又有潘、鄂、蘭等姓氏，有可能是平埔族裔的姓氏。

鎮內某些聚落有部分姓氏比例較偏高的現象，如中壇有「劉半庄」、竹頭角有「黃半庄」的說法。美濃本部落林、鍾、劉、吳、邱、宋氏甚多，柚子林方面林、張、何姓不少，龍肚庄內鍾、陳、羅、蕭、黃等姓氏家族較多，美濃各聚落的蕭姓人士其來台祖落腳地全都在龍肚，九芎林的溫、傅、馮姓家族較多，南隆地區是二度移民地區，因而姓氏顯得比較複雜。整個美濃地區在政壇上比較活躍的是鍾姓家族，有一個時期中央民代、省議員、鎮長、農會首長、鎮代會主席等政壇人物都姓鍾，讓外地人以為美濃人都姓鍾。茲介紹美濃一些家族，以明美濃家族發展梗概。

一、林氏家族

林氏家族通常被視為美濃第一家，林豐山兄弟率領武洛客家人來此地開墾之後，早期右堆總理都由其家族成員擔任。分別是乾隆元年到乾隆四十年的林豐山、乾隆四十一年至乾隆五十年的林長熾（桂山長孫）、乾隆五十年至

嘉慶二十五年的林向選（長熾子）、嘉慶二十五年至道光十五年的林日錢（向選子），從 1736 年至 1835 年足足百年時間，濟南堂林氏掌握了瀾濃的政經與軍事大權。（鍾壬壽，1973：185）他們在瀾濃的中庄成立團練中心，將家族祖堂濟南堂興建於其中，整個場地佔地約二甲，在此供奉聖旨，豎立義旗，訓練壯丁，俾使在六堆有難時能響應大總理號令，出堆赴陣。（李允斐，1989：59）依據六堆組織章程，統計各個家族擁有的田園甲數攤派軍需，林氏族長也兼任管事之職，做為大租負責人，收取各租戶所繳田租，轉交官府，林家也兼理各種商品的大盤交易，累積了許多財富。當時林家財富多達三十餘萬元，成為瀾濃庄首富。（美濃庄役場，1938：4）

道光中葉之後，林家失去了右堆總理頭銜，也不再擔任管事，從此家道中衰，到了日本統治初期，濟南堂林氏已不復當年聲望。明治三十五年（1902）為了擴建瀾濃公學校，濟南堂祖堂和宅院被徵收作為公學校用地，（李允斐，1989：59）濟南堂祖堂從此被迫遷移到公學校東北側一隅，不復當年氣概。（圖 5-2）在美濃國小校園內還可看到林豐山兄弟當年所立的石柱和石碑，見證當年的林氏家族風華。

濟南堂林豐山家族旁支的祖堂，在埤頭下、柚子林、五穀廟等地都可見到，但其來台祖均非林豐山兄弟，而是他們在大陸原鄉的宗族旁支族孫，如埤頭下開基祖林長萬、柚子林開基祖林長昌等。濟南堂家族子孫命名，直到最近還能夠按字輩排序，其命名字輩字從十一世起為「侯彥山芳長向日富貴享榮華祖德積善有餘慶忠孝傳家永昌隆」，4 目前在電話簿中享字輩特別多。

圖 5-2 林豐山家族祖牌



資料來源：本人拍攝

4 在林享豐老師提供的〈濟南林氏族譜〉內，有此命名字輩的排序資料。

家族子孫按照字輩命名，即使到了異國他鄉，都可以清楚知悉公孫叔姪之輩份親疏，感覺特別親切，缺點是常常有同名同姓者出現。

埤頭下的濟南堂林長萬來台時間後於林豐山兄弟，在埤頭下基立業後發展甚眾，目前整個庄頭百餘戶都是其後裔，祭祖時場面相當壯觀。祖堂中庭牆上有複製的「文魁」牌匾，據云係族親林金城中舉的例證。林金城之父林長爹，在咸豐年間自大陸原鄉來台，以洗磨石為業，家境清寒，只好借住埤頭下宗親林屋祖堂的廂房。據說林金城出生時濟南堂族中長老擔心本族龍氣被奪，不准其母將嬰兒產在床上，因而林金城係出生在腳盆（洗澡木盆）中的，如同耶穌出生在馬槽一般。出生時乳名阿芳，雖然家境貧寒，仍能努力向學，終於考上光緒十七年辛卯榜舉人。（陳聰民，1991：168）埤頭下濟南堂也因此沾光，得立文魁之匾，不過此複製匾寫成乾隆辛卯年，請教林氏族中耆老也不知其所以然，也許是筆誤，因為在嘉慶二十四年黃驥雲中舉之前，整個六堆地區粵族客家人並沒有舉人名額。

美濃鎮內最主要的企業美林集團創辦人林榮光，以經營木業起家，而今兼及超級市場、加油站等行業，為照顧地方長老在靈山山腳下出資建立長青活動中心，擔任美濃扶輪社創社社長的企業家，據稱也是在林金城出生的同一房間出生。在柚子林開基的林長昌，基業開展後也有相當發展，其子孫中產生了美濃首位政務官－農委會主委林享能。林長遠開基柚子林之後，裔孫林富桐為秀才，富桐子林恩貴一度回原鄉讀書，因而與其原鄉族親保持密切往來。日本時代大正二年林恩貴畢業於台北國語學校師範部，從此展開其公職生涯，先是擔任公學校教師，大正九年地方行政單位改制成立美濃庄役場時任庄役場會計，一度到杉林庄役場擔任助役，後返回美濃庄役場任助役，昭和六年（1931）接替邱義生擔任美濃庄長。任內積極引進菸草種植，使美濃經濟獲得改善。昭和十八年（1943）美濃升格為街，擔任美濃街長，台灣光復後擔任首位官派美濃鎮長，民國三十五年美濃初中創校，奉派擔任校長，民國三十七年任美濃鎮農會理事主席，續任省立屏東救濟院院長並擔任省菸葉改進社副社長等職。（徐正光等，1996：1032）服務公職四十六年，跨越日本和中國兩個不同的統治階段，對地方建設貢獻良多，被尊稱為「美濃土地公」。大陸淪陷時，官拜國民政府少將的原鄉族親林榮貴曾依親住在其夥房中，榮貴之子享仁現任路竹高中校長。由於林恩貴家族一直和大陸宗親維持往來，省籍觀念較為淡薄。民國四十年代一般美濃人都還相當保守，其家族成員卻分別有人將女兒嫁給來自河北的蔡乾和來自浙江的葛楚珍等在美濃初中任教的外省籍老師，引人側目。同宗的林富雄博士擔任高雄農業改良場場長，其弟林茂振從我國駐沙烏地阿拉伯農技團退休後轉往尼加拉瓜經營佔地三百多甲的農場，從事水稻生產。從埤頭下濟南堂的棟對「忠孝褒萬世從魯移閩移粵 由濃山創業開得千年萬年」可看出其家族遷移發展的過程。

美濃另一支林氏家族屬於西河堂，濟南、西河之分野始於漢朝。西河堂號在先，淵源於戰國時代的趙國相林皋，其九子皆賢，加上父親十人，被尊為十德之門。林氏祖堂的門對「十德家聲遠 九龍世澤長」即源於此，由於林氏家族望著西河，因而以西河為堂號。西漢宣帝時林尊為博士，家居濟南，

以儒術傳家，族中儒學人物甚眾，為濟南林氏之始，從此林氏有了濟南堂的系統，不管濟南或西河，林氏實為一家。(徐正光等，1996：975) 早期美濃有一個重要林氏家族的嘗會「評事公嘗」，濟南、西河林氏都有成員參加。西河堂的林氏家族在濟南堂林豐山家族中衰之後繼之而起，主要人物為林偉麟，林偉麟之父林瑞源在乾隆四十年渡海來台，先是在柚子林母舅何滄梅家中擔任傭工，為人非常篤實勤儉，存下資金購買田地，到了三十七歲才成婚，娶鍾約清之女，生下四子盛麟、偉麟、瓊麟、超麟。

瑞源長子盛麟自幼讀書頗有根柢，次子偉麟則精明能幹，偉麟十三歲時即協助父親建立祖堂夥房。當時台灣粵族鄉試未分配舉人名額，瑞源有意栽培長子盛麟，乃帶他回原鄉讀書，以求取功名。回到原鄉時留居原鄉的弟媳瑞爵之妻有一子才二在台灣，抱怨瑞源未帶其子返回原鄉，瑞源聽到後心中不樂，乃束裝返台，欲帶瑞爵子返原鄉。盛麟從學堂返家後得悉，連夜趕到汕頭追上父親同船返台。不料在澎湖附近船逢大浪，父子同被捲入大海。幸獲同船高樹東振新庄楊姓乘客救起，向船東乞求破爛乾衣換穿竟未得應，父子兩雙凍死在澎湖荒島，偉麟得訊後趕到澎湖，就地掩埋父兄，數年之後才雇船運回父兄骨骸，卜葬於新寮旱河地區，偉麟熟悉勘輿之學，慎選風水寶地。(圖 5-3) 偉麟頗善於營謀從事染布及布匹買賣獲利無算，購入良田百甲成一方首富。咸豐年間擔任瀾濃庄管事，由於排行第二，庄人稱其為林文二伯。時瀾濃地區交通不便，林偉麟所購田地大部分在柚子林，來往必須經過美濃溪，於是捐出田地數甲作為筏渡田，由承耕者負責在南柵門擔任筏渡人，義渡來往行人。日本時代泰安橋完成後不需筏渡，筏渡田捐獻給美濃庄役場，成為今日美濃鎮公所的公產，(美濃庄役場，1938：42) 林偉麟又捐出東門醮廠下三甲多地作為公墓用地。由於林偉麟樂善好施，子孫也有相當發展，如林農生曾任縣議員、林麟星曾任官派鎮長、林富生任鎮代會主席、林廣生當校長等。

圖 5-3 林瑞源、林偉麟父子事蹟



資料來源：林金作老師〈林瑞源七世孫〉提供

西河堂林氏家族中最富有傳奇性人物是林春雨，其先祖林學貴道光年間自原鄉來台，至其父林森園時定居在花樹下。林春雨出生於甲午戰爭當年，八歲時其嫂在田裡採福菜遭雷殛致死，十歲時兄春來病死，十二歲時父森園病逝，家中僅剩母親、姪女錦妹和自己三人相依為命。民前一年畢業於瀾濃公學校，家中事務由其一肩挑起。十七歲時不幸染患傷寒，瀾濃派出所警部釜田喜太郎幫他從番薯寮（今旗山）延請日本公醫診治，當時謠傳日本公醫會用毒藥毒死傳染病患，其母不敢讓他服用公醫所開立的藥，因此病況愈加嚴重，釜田再度延醫，醫師也深感奇怪，於是要釜田親自餵藥，才得以好轉，終獲治癒，救了春雨一命。十八歲春雨入旗山野村代書事務所擔任筆生，大正六年美濃區長邱義生聘其擔任書記。次年母逝，因孝扛娶劉氏。（徐正光等，1996：1034）

大正九年全台地方改制，美濃庄役場成立，春雨擔任書記兼產業技士，大正十四年升任會計役，負責財政出納業務，任內興建庄役場大樓。昭和三年 32 歲時退出公職，一度經營碾米廠失敗，負債累累，受雜貨店老闆娘不客氣討債之刺激，決心奮發圖強，投入農業經營。四十五歲時投入菸草種植行列，當時孩子也逐漸長大增加了勞動人口（他因人丁單薄因而娶兩房妻子，生了十位兒子，六位女兒，還抱養一女共有子女十七人），因而向庄役場申請不少河川地開墾，勤儉持家擴大生產規模。到民國七十六年以九十三歲高齡去世時擁有田產近五十甲，建地一甲多，菸樓十棟、平房三十多間、樓房十餘棟，子孫多達 114 人，其中擔任教師的子孫媳婦者多達二十餘人，每年美濃舉辦教師排球賽，林家都組兩隊參加。他在世時一直未分家，維持著龐大家族公產共食的大家庭，蔚為佳話。他生前樂善好施，先後獲省主席陳大慶、縣長黃友仁、鎮長溫彩光等行政首長表揚。去世時子孫遵其遺囑捐十萬元給美濃國中、五萬元給美濃國小作為清寒學生獎學金，又捐十萬元給民眾服務站救濟貧民。（徐正光等，1996：1035）

另一支西河堂來台祖林錫瓚在乾隆年間入台後定居瀾濃下庄，育有三位兒子鳳秀、山秀、縣秀。長子鳳秀建立上夥房，裔孫林宜鑑任縣議員、林永才任鎮代會主委。次房、三房合建下夥房，子孫頗為發達，林阿三曾任鎮代會主席、林炳英任國中校長、林新通獲東京大學博士、林進祥獲牛津大學博士、林郁方獲維吉尼亞大學博士並擔任立法委員、林新海曾任縣議員，家族祖堂前立有石獅一對，頗具氣派，西河堂林氏字輩依序為「一輝洪百江延子德永璋星瑞麟玉輔賡恆作棟樑」，⁵目前以作字輩佔多數。林氏博士還包括林文源、林博文、林本元、林清仁、林華君、林俊清、林作旺、林東海、林吉榮、林明照等人。

二、邱氏家族

邱氏河南堂忠實第中有一支以邱福麟為來台祖者，後來也在美濃成為望族。邱福麟來台時也是孑然一身，替人幫傭維生，稍有積蓄即購買田地，到其子邱添貴時累計田地數十甲。添貴生有四子仁生、義生、禮生、智生，其

5 林金作老師提供的〈西河堂瑞源公派下族譜〉內有此字輩排序資料。

中義生與智生在美濃政壇聲望甚高。義生於明治四十二年，畢業於台北國語學校國語部之後，任職阿猴廳員。三年返鄉繼宋守四任第三代美濃區長，美濃庄改制之後，任美濃庄長九年，至昭和六年（1931）由林恩貴接任。又擔任美濃生產組合長長達三十年，高雄州議員、高雄州協議會議員、水利組合評議員等職。台灣光復之後擔任高雄縣參議員、美濃鎮農會理事長。日本時代兼營製糖、釀酒等事業，兼理邱氏夢龍公二世嘗數十年，家族財富甚多。娶有二房妻子，子女共有十人。長字瑞光，台大畢業之後赴日留學，獲九州大學醫學博士；次子瑞明，台大畢業之後赴美發展。（徐正光等，1996：1029-1030）

邱智生畢業於台灣總督府商業專門學校，先進入台灣鐵道部工作，後又到香港日本總領事館任職。返台後到六龜新威經營製糖業，擔任六龜庄協議會議員，又任六龜組合會長。台灣光復後獲選高雄縣參議員，民國三十八年派任高雄農田水利會專員兼旗山分會主任，民國四十年當選台灣省臨時參議會參議員，為美濃地區首位省級民代。他頗富民族意識，在日本時代擔任公職時，並未改用日本姓氏，雖然其上司不斷對他威脅利誘，他一直拒絕成為國語家庭，家居也少用日語交談。在六龜任職期間，促成新威堤防建設，保障居民生命財產安全。協助新威國校興建校舍，改良邦物埤水利工程，促進新威地區農田改良。任職水利會期間，將獅子頭圳水門全部更新，整修抽水馬達使農田灌溉更增效益，促使美濃及旗山地區農業更加發展。興建東門抽水站，使三十多甲看天田成為雙冬水田。在旗美地區興建大小橋樑十九座，改善地方交通。提供水利會用地以興建省立旗山醫院，提昇地區醫療水準。在省參議員任內積極爭取建設經費興建旗山大林堤防及嶺口地區護岸工程，保障地方居民生命財產安全。大力鼓吹成立旗山信用合作社及美濃林業生合作社，使地方金融週轉更為方便並促進美濃產業發展，更使因長期燻菸葉而被砍伐成童山濯濯的美濃山林回復青山綠水面貌。日本時代知名學者，二二八事件受害人林茂生教授曾致函邱智生，論及為台人爭取教育權的問題，原函收錄於《美濃鎮誌》，為相當珍貴的史料（徐正光等，1996：1037-1038）。

仁生的長子潤洪在美濃公學校畢業之後，前往日本九州佐賀念中學，而後考上早稻田大學法科深造。中日戰爭期間到中國參加抗戰，投入陳濟棠部隊，官拜上校。抗戰勝利後返台，政府有意安排他擔任澎湖縣長，但因要照顧母親及家中產業而未就，留在美濃家鄉至九十六歲才去世。其子森曙為留美工程師，退休後返家照顧老父，積極參與家鄉文化建設工作。

邱連貴之子潤銀 1910 年出生，今年已 95 歲高齡，1927 年留日，1939 年多摩帝國美術學校研究科畢業，是美濃首位正規美術學校出身的藝術家，其藝術造詣精湛為野獸派名家，曾在台北美國文化中心舉辦「從畫六十年回顧展」，北美館及高美館均購藏其畫作，妻高氏妹係美濃第一位女西醫，長男欽亭在紐約行醫，三男芳亭為留美博士。

邱氏家族中還有一位特殊成就的子弟邱倚星，屏東農專畢業後以水稻專家身分被派往尼加拉瓜農耕隊任職，為當時尼國總統蘇慕薩重用，負責管理總統農場，與尼國高層交情深厚。桑定政權成立後，內閣成員又有不少老朋

友，副總統拉密雷斯與他情同手足，政權更迭後將其官邸轉讓給倚星，此官邸曾招待過卡斯楚、阿拉法特等世界知名人物。倚星還透過蘇慕薩時代的內政部長買了一座位於尼加拉瓜大湖中原屬蘇慕薩家族的小島，命名為福爾摩沙，島上經年懸掛中華民國國旗。由於桑定政權時代左傾與中共建交，後來在世界民主化大潮影響下舉行總統大選，查莫洛夫人當選總統。查莫洛之子貝里多與邱倚星為好友，透過倚星安排來台訪問，中尼兩國因此重新建交，李登輝總統和查莫洛夫人得以互訪，倚星居間為中尼邦誼作出重大貢獻，尼國政府派任駐華大使還曾徵詢他的意見，除了在尼國經營國際貿易企業外，他也擔任尼國荒野協會負責人，致力於維護尼國熱帶雨林的自然生態。⁶

三、鍾氏家族

龍肚鍾家是當今美濃政壇最耀眼的家族，十七世鍾起廷從廣東來台後定居龍肚庄，二十二世求郎在美濃產業組合任職，求郎長子喜濱任職美濃鎮公所，以建設課長退休，喜濱長子紹恢曾任高雄縣議員、美濃鎮長，次子紹和曾任省議員，現任立法委員。求郎次子榮吉先後擔任立法委員、監察委員、中國國民黨副秘書長、親民黨秘書長等職。求郎三子喜吉任職華航，先後擔任馬公、那霸、胡志明市、羅馬、墨爾本等機場的華航分公司經理。

另一鍾氏家族成員十九世鍾光道來台後定居龍肚，二十一世連福任龍肚區長，二十三世啓元留日返台後任公學校教師，民國四十年以三十歲當選首任美濃鎮民選鎮長又當選連任第二屆，卸任後當選兩任高雄縣議員，又擔任第三、四屆美濃鎮農會總幹事。另一位十七世鍾起珍來台後世居龍肚龍蘭窩，二十二世福清入庠為秀才，在龍肚開學堂堂書，且善勘輿之術，其學堂學生來自龍肚、美濃、新威、月眉、高樹等地，可謂桃李遍右堆，他後來擔任首屆龍肚庄長。福清子世充幼承庭訓，漢文造詣頗深，日本時代行政改革後擔任龍肚保正、農事組合長、協議會員等職，將其父遺文〈龍肚庄水利事由記略〉加上自己所撰寫的〈龍肚庄事由記略〉〈補記水利記略〉及〈附錄龍肚各有之異事記〉等文綜合成《龍庄古紀》，收錄於《美濃鎮誌》及《龍肚庄誌》，是研究龍肚地區歷史發展的重要史料。⁷

美濃本部落的鍾家也有相當突出的表現，如鍾德福、鍾德珍、鍾新財等先後擔任美濃鎮長，鍾德珍也曾當選縣議員及省議員，鍾新財又以新黨不分區候補資格補上立法委員。鍾飛昌、鍾鳳祥當過縣議員，鍾炳珍當過農會理事長。中壇鍾福有及鍾富洪父子先後當過美濃鎮民代表會主席。南隆鍾未文在日本時代由五穀廟保送到日本讀書，返台後擔任教師，為美濃地區相當著名的數學名師，其子乾葵獲交大博士、女淑馨獲美國德州大學博士，都在交通大學擔任教授。廣興笠山鍾理和鍾鐵民父子為知名作家，鍾理和的鄉土文學作品享譽華人世界，其生平故事被拍成電影「原鄉人」，文壇人士發起籌建鍾理和紀念館於故居，收藏台灣本土作家作品手稿，庭園設有台灣鄉土文學步道，樹立台灣知名文學家及其作品雋永文句供遊人憑弔。竹頭角企業家鍾

6 在 2002 年五月，我與邱倚星的初中同窗共十人前往尼加拉瓜參訪，也到了福爾摩沙小島。

7 鍾氏家族相關資料，大半由龍肚耆老鍾沐卿老師提供。

錦富在馬來西亞投資相當成功，又熱心社會慈善事業，受封為該國拿督，他提供了美金十萬元給「美濃博士學人學會」作為會務發展基金。美濃上庄鍾兆龍開創養蠶事業，其子祥鳳成立加捷科技公司，生產蠶精行銷海內外，獲得 ISO 國際認證，成為上市公司，捐出兩億元給其母校交大作為生物科技研發基金。鍾金鳳為加拿大博士，曾受聘擔任福建泉州市的民辦仰恩大學校長，鍾家博士還包括鍾炳坤、鍾炳文、鍾翼能、鍾振昇、鍾振華、鍾達雄、鍾景生、鍾文博及福安鍾鳳嬌、鮮水港鍾秋玉等鍾家女博士。

四、宋氏家族

「白馬名家」京兆堂宋家也是美濃望族之一，耆老相傳清代光緒年間西柵門附近宋家有一位名為阿昌（可能是宋德昌）之人，有一天其妻割了一大把番薯葉擺在前院竹叢旁水缸邊，第二天早上發現水缸水沒了，番薯葉也被吃光了，接著數天都是如此，感到十分訥悶，到底被什麼動物吃掉了呢？為查明真相，一晚宋阿昌徹夜不眠守夜觀察，是晚月色甚明，忽見林中走出一匹白馬，吃完番薯葉再喝水，然後心滿意足地返回林間。夫婦深感蹊蹺，次晨循跡查看，發現林內一座石頭伯公，乃返家準備一套牲禮，向伯公祭拜一番，並請神示准以挖掘，在伯公基座旁掘地三尺，發現一個陶甕，打開一看裏頭全是白銀，從此成為地方首富。

宋阿昌成為富翁之後，樂善好施，年年捐出鉅款濟貧，又建茶亭於牛埔路邊，讓行人休息喝水。他斥資興建巍峨祖堂，堂前建有門樓一座，門聯為「青山老屋 白馬名家」，要子子孫孫永誌不忘白馬報恩的故事。（曾文忠，1993：39）

另一種說法是宋阿昌原為瀾濃庄管事林偉麟（文二伯）家中的長工，相貌堂堂，為人忠厚篤實。林文二精通命理，看了宋阿昌的生辰八字，發現他命帶富貴又長壽，於是決定將愛女下嫁這位長工。婚後又為宋家在牛埔坪選定一穴好風水，風水圓工之日，林文二給女婿六大圓，要他晚飯後出去玩（賭博之意）。當晚夜半之時宋阿昌用上衣包了好幾百大洋回來，時人轟傳這是「寅時葬卯時發」的故事。⁸從此與岳父林文二並列美濃最有錢的人家，號稱「上庄阿二伯、下庄阿昌伯」，翁婿二人頗為庄人稱述。

現今白馬名家宋屋祖堂是美濃鎮最有氣派的夥房之一，一般人家祖堂為平房式三合院，宋屋祖堂正廳為二樓，正門上立有「貢元」牌匾，堂號為京兆堂，下層正門書「賦梅第」，貢元之來歷族中人員也不甚了解，有人猜測說可能是捐官所得之榮銜。右側後進廂房還保存著早期宋屋學堂的建築「吟杏書室」，裡頭供奉孔子及文昌帝君神位，是美濃鎮內惟一保存完整的學堂建築，頗具歷史價值。據云早期宋家子弟不分男女都可在學堂中讀書，是鄉間少見盛事，因而宋家家族頗為興旺，栽培出不少傑出子弟。高雄廣築建設董事長宋國榮，為宋阿昌的直系後裔。美濃第一位留美博士就是宋家子弟宋杰祥，此外還有宋炳祥、宋永焜、宋國城、宋子奇、宋沐恩、宋華聰、宋健治、宋祥桂等宋氏子弟博士，宋華聰任農委會動物檢疫局副局長、有些博士擔任

8 林偉麟曾孫林農生議員發表於《月光山雜誌》78 期四版的報導資料。

醫師、有些成爲教授。宋氏傑出人物還有清末美濃區長宋守四、台電核安處長宋森祥、金山大飯店董事長宋永來、美濃衛生所主任宋寶勳、國小校長宋永義、宋永通，棒球教練宋宦勳等等。

五、劉氏家族

彭城堂劉氏在美濃分布甚爲普遍，爲美濃第一大姓。(陳紹馨等，1968：768) 廣興庄開庄領導人劉玉衡及對中壇庄開庄具有貢獻的劉達峰等人是早期劉氏的知名人物，劉達峰後人還拓地到下竹圍、南頭河、金瓜寮、三降寮等大中壇地區，號稱「劉半庄」，龍肚方面大崎下的劉氏家族也不遜色，在美濃本部落劉氏家族表現也頗爲傑出，如劉富禮曾任高雄縣議會副議長，在客家人居於少數的高雄縣是很難得的成就。前清秀才劉炳文有〈美濃簡史記〉傳世，爲研究美濃的珍貴史料。劉姓博士包括劉建廷、劉真真、劉源上、劉富善、劉茂男、劉桂林、劉紹興、劉鎮西等人。劉氏家族在武的方面表現也不差，如曾任台東縣、台北縣警局局長、現任警專校長的劉勤章，空軍少將劉勝信等。又有駐外大使劉富添，民代方面有縣議員劉天杏、劉英裕、劉葵妹、劉誌來、劉達景、劉玉麟及鎮代會主席劉勝義等。郵匯局長劉富榮、農委會副處長劉富善、高等法院檢察官劉永清、長榮航運船長劉紹清、留日名醫劉永壽及劉欽麟、欽賢、欽文兄弟及劉恆仁，高雄工專退休教授劉雲水的三位公子也都擔任醫師。

六、吳氏家族

吳氏家族由吳克俊四兄弟到美濃開基之後，派下子孫分別立有渤海堂及至德堂等祖堂，繁衍至今子孫遍布美濃各部落，甚至也有擴展到杉林鄉、六龜鄉、高樹鄉等地興建祖堂者。吳氏家族在美濃表現也相當突出，軍職方面產生了一位美濃最高官階的陸軍中將吳其樑，成爲美濃開庄以來位階最高的將軍，他曾任軍團司令、成功嶺大專集訓班主任、海巡部副司令，退役後擔任行政院退輔會秘書長。吳海源曾三度蟬聯農民團體立委，其家族在紡織業頗有發展。吳達興醫師的兒子維忠爲上市公司美隆電器董事長，在台灣、東莞、蘇州等地都有規模相當大的電器工廠，員工數千人，產品行銷全球，尤以美國爲其主要市場，舉世聞名的育樂王國洛杉磯環球影城都採用其音響製品。上市公司昱成建設董事長吳瓊興也是美濃吳家事業傑出的子弟之一。

1970年代奉派到非洲加彭共和國擔任農耕隊員的吳麟德從農耕隊退休後留在非洲發展餐飲業，邀請其弟吳光德合作成立了「吳家園」連鎖餐廳，在加彭、喀麥隆、布市剛果、安哥拉、納米比亞、查德等國設立中華餐館，各國政要常以其餐廳招待來訪貴賓，黛安納王妃生前也曾爲座上客，兄弟倆與各國政要建立了相當感情，經常運用此機緣協助我國在這些國家的外交工作，特別在無邦交國家發揮了相當大的作用。⁹ 吳丁洪長期擔任美濃鎮公所秘書，鍾德福鎮長在任內去世時，由他擔任代理鎮長。吳蘭珍曾四度當選高雄縣議員，在婦女政治地位偏低的美濃社會可說是一個異數。吳家博士包括吳其聰、吳明峻、吳煥德、吳庚順、吳肇英、吳麗琪、吳婉琪等人，中研院

9 相關資料係由吳光德先生告知。

經濟所研究員吳中書是杉林象寮下出身的博士，但其來台祖堂在美濃鎮泰安里。數學名師吳耀德校長栽培了無數美濃子弟考上師範院校，台中高分檢吳文忠檢察官被譽為司法硬漢，不畏地方惡勢力辦了不少大案，知名作家兼政論家吳錦發最近入閣擔任文建會副主委。

七、黃氏家族

江夏堂黃氏在美濃也普遍分布，廣興地區所佔比例頗高，有「黃半庄」的說法。竹頭角的黃姓家族是清代最為顯赫的美濃家族之一，黃清泰在林爽文事件的瀾濃庄之戰擒獲賊首司馬球，平步青雲累官至長福營參將。無獨有偶地竹頭角大埤頭也出了一位高階警官，曾任嘉義縣警局局長、現任保六副總隊長的黃榮清，巧的是黃清泰最後任職地就在嘉義，死後賜葬在嘉義市郊的北社尾，墓塚仍存，其后土距墓碑近四十公尺，可見入葬時之規模甚為宏偉。因他是在任內追擊匪寇時重傷殉職，清朝政府特賜與高規格的葬儀。清泰之子黃驥雲是美濃出身的唯一進士。(連雅堂，1979：1084-1085)驥雲二子黃延祐、黃延祚也分別中舉，祖孫三代文武輝映，為美濃黃氏增添光彩，今竹頭角黃家祖堂高懸進士第門匾。(圖 5-4)現居美濃的黃清泰後裔主要是長子定豪(奎光)的後代，次子龍光(驥雲)之後部分在苗栗地區，大部分在大陸。進士第祖堂棟對「祖籍昭江夏胥蕉嶺居大坑頭忠孝持家念先人千頃徽聲垂偉業宗支基廣興始參軍開科發甲文武接踵緬後輩重修堂構永流芳」，從中可了解美濃唯一進士家族的繁衍發展概況。¹⁰

圖 5-4 竹頭角黃驥雲進士第



資料來源：本人拍攝

說明：此進士第為黃明輝先生祖堂。

¹⁰ 有關黃氏進士第資料，由黃明輝、黃壽華叔姪提供。

陳得富議員（黃容傳之子）回到廣東原鄉調查所得資料，認為分居美濃各庄頭的黃姓子孫除下九寮紫雲堂一支來源待查外之外，其餘全為蕉嶺寨背一世祖黃廷政派下子孫。（黃森松，2003：31）黃氏子弟表現較為突出的有前中研院近史所副所長黃福慶、縣議員黃國銘（曾任高雄縣文化中心主任）、縣議員黃輝芳、首屆鎮代會主席黃添元、第五屆美濃鎮農會理事長黃辛富、高雄縣政府前地政科長黃錦鳳、日本時代被譽為美濃三羽鳥之一的黃陸梅、日本時代留日美濃青年中學歷最高的黃祿英（早稻田大學研究部）、土銀經理黃永洪、國中校長黃瑞光。黃申榮家族移民阿根廷、美國等地，在美洲的家族親屬不下三百人，其子錦祥在阿根廷發起成立「旅阿六堆客屬聯誼會」。（徐正光等，1996：1015）。黃姓博士包括黃敏機、黃鴻騰、黃國華、黃裕鈞等人。

八、蕭氏家族

美濃師儉堂蕭氏家族的來台祖都在龍肚開基，包括開魁、仕傑、仕剛、景友、纘清、裕財等人，他們都是廣東一世祖松源開基祖梅軒及六世石扇開基祖萬三郎（明浦）的後人，十六世仕傑公之後裔二十三世忠和、文和、盛和三兄弟於民國九十一年前往廣東梅縣尋根，在原鄉宗親的帶領下順利瞻仰石扇開基祖萬三郎公的墳塋風水，祖墳型制頗宏偉，歷經明代崇禎丙子、清代康熙癸亥、道光癸巳及西元 2000 年的四次整修，看來頗為氣派。由於其後裔在大陸出了一位中將蕭向榮且老家還在石扇，因而萬三郎公的墳塋尚能保存完好，文革時未遭破壞。兩岸宗族血濃於水，並未因兩岸政治的對立而有所隔閡，族親相見時頗為親切。美濃蕭氏家族在教育界的表現特別突出，包括蕭新祿教授、蕭長松教授、前美濃初中蕭富郎校長、旗美商工蕭文雄校長、前鳳山國中蕭光松校長、國小校長蕭秀英及在中小學擔任主任組長及教師至少在五十人以上。開魁公之後裔產生了一位名聞國際的音樂家蕭泰然，蕭家博士包括蕭文彩、蕭健彩、蕭維滄、蕭惠珍等人。吉洋蕭氏來自龍肚西角仕傑公派下，從其祖堂的棟對「石扇繼松源輝燕翼振鴻圖五十郎開基俊傑英才榮八葉 元明推唐宋啟人文昌大族十六世渡台綿延瓜瓞著三方」可看出仕傑公派下在繁衍過程中的來龍去脈。（蕭盛和，2001：80）

第三節 美濃社會與六堆的關係

六堆是台灣南部客家地區的通稱，在行政區域方面跨越了高雄和屏東兩縣。（圖 5-5）六堆組織的形成與朱一貴事件有相當密切的關係，由於朱一貴事件牽動閩客之間的敏感神經，形成族群關係的緊張。屏東平原的客家人為了保鄉衛土，經由組織團練演化出一種準軍事組織。堆的原義一般認為其意為隊，為了與正規軍事單位的編組名稱作出區隔，因而以堆代替隊。（鍾壬壽，1973：86）

康熙三十五年(1696)施琅死後，嚴禁客家人渡台之令漸弛，客家人紛紛從大陸原鄉渡台。當時台灣南部沿海平原地區大多已為閩南人捷足先登，在沿海地區已無客家人發展空間，只好另謀出路。後來發現下淡水溪東側的廣大平原榛莽未開，地曠人稀，惟此地歷來為以凶悍著稱的鳳山八社平埔番的

圖 5-5 六堆部落分布圖



資料來源：鍾壬壽《六堆客家鄉土誌》

活動區域，¹¹ 東方的傀儡大山又分布著有獵首惡習的傀儡番。但客家人為爭取生存空間，仍然不惜冒生命危險前往此地墾殖。然而客家人初抵斯土之際，

並不敢貿然前進，先試著在離閩南人已開拓的萬丹庄東側五里左右的麟洛河河床墾殖，在此地建立了台灣的第一個客家人的庄頭—濫濫庄(今萬丹鄉四維村)，且在此設立第一座開基伯公。(鍾壬壽，1973：70) 從庄頭地名可想見此地的基本模樣，它是一塊土質鬆軟易於墾殖但容易遭受洪水氾濫的地區。從此以後客家人從原鄉渡台的人數越來越多，此庄頭已難以容納源源不絕來自原鄉的鄉親。再加上此地容易受洪水浸害，閩南人也有所進逼，濫濫庄的客家墾民不得不設法遷往他處，他們以此地為基點分別向東、北、南各個方位輻射發展，避開閩南人的區域，深入原本屬於鳳山八社平埔族的地盤，運用各種手段取得土地，擴充墾殖地區。到了康熙六十年朱一貴事件爆發時，已形成十三大庄、六十四小莊的規模，大庄有居民千人以上，小莊居民過百。

以濫濫庄為基點客家墾民的擴張範圍，在雍正十三年之前尚未逾越今屏東縣的領域。濫濫庄民最先向東南側竹田地區拓展，康熙 37 年(1698)首開糶糶庄，發展到頭崙、二崙、中崙、美崙等地，以頓物(今竹田)為農產品集散中心。(鍾壬壽，1973：70) 糶糶庄的達達港為穀物輸出港，穀物在此裝上小船後，經龍頸溪、隘寮溪、東港溪運至東港，再換大船銷往大陸各地，竹田成為六堆之「中堆」，首任六堆大總理李直三就是出身於中堆二崙庄。

在中堆墾拓之時，有溫、張、林、鍾數姓青年沿河向內陸探究，發現官倉肚為開墾的好地方，乃遷往此地建立茅屋居住。時逢冬季，氣候較為乾燥，某日午後耕牛竟然失蹤，眾人乃急忙隨牛腳跡前往追尋。在離茅屋千餘公尺的密林深處，發現牛群在一口如噴如湧的泉塘嬉戲，在旱象難解之際有此清泉，眾人無不喜出望外，稱之為「仙人井」，決定遷居於此，是為萬巒庄。六堆形成之初庄中有位壯士名劉庚甫，身材魁梧武功高強，被推舉為大先鋒，且萬巒地區為六堆中最接近傀儡番的聚落，因此萬巒被稱為「先鋒堆」。(鍾壬壽，1973：71) 後來萬巒地區的二溝水被大水沖毀，當時有戶林姓人家遷移至下樹山一帶，在此墾殖，由於此地當時位於密林之間的埔地，因而此地名以內埔為名，是為內埔開庄之始，此地設有後堆營盤地，因而被列為「後堆」，內埔庄的天后宮在早期曾為各堆的仕紳商議六堆大事的聚會場所，因此內埔被視為六堆的自治中心。(鍾壬壽，1973：72)

朱一貴事件結束之後決定設立忠義亭以紀念殉難義士，內埔有意爭取在此地設立忠義亭，但中堆的西勢庄也有意爭取，最後以秤土重量做決定，西勢土較重，因此忠義亭就設立於西勢庄。濫濫庄另有部分居民沿麟洛河往上游地區，到了一處適合建庄之地，發現此地大龜特多，認為有龜必有麟，因而將此地命名為麟洛，開庄者為林俊良。邱永鎬從原鄉來台時原在台南擔任閩南人所開商行的夥計，為人篤實，老闆乃讓他到阿猴開設分行。但當時生意難為，又得知客家鄉親墾拓成果很好，乃向老闆請辭，回到大陸原鄉召集邱、

11 鳳山八社由北向南依序為：武洛(大澤機)社、搭樓社、阿猴社、上淡水社、下淡水社、力力社、茄藤社、放索社。

張、羅、黃、廖五姓青年來台，以香櫟樹下為基地，墾殖潭頭、長興等地，引隘寮溪水灌溉，為長治開庄之始。由於當時來台墾殖的多為單身男子，搭寮於墾地之中，出門耕作常常大意忘了熄滅灶中餘火，因而常發生火燒工寮之意外，長興庄火災頻繁，被稱為火燒庄。(鍾壬壽，1973：73)長治和麟洛相鄰，同被列為「前堆」。

從濫濫庄往南墾殖的客家墾民到南埔庄之時一度與閩南居民雜居，但深感不便。朱建功領族人在林邊溪畔建立建功庄，是為新埤開庄之始。戴昌隆領族人建立昌隆庄，部分居民又向海邊墾拓，在茄藤社地建立部落，是為佳冬，為客家墾民唯一靠海的聚落所在，新埤和佳冬合為「左堆」。(鍾壬壽，1973：74)濫濫庄民有一部分往北方挺進，康熙四十年(1701)進入武洛社領地，林、邱、曾、鍾等家族向武洛社番租地墾殖，在此建立聚落，仍以武洛為名是為「右堆」，為各堆最後墾殖之地。由於此地為隘寮溪河川浮覆地，鬆軟易墾土質肥沃，作物收成甚為豐饒，很快就吸引更多墾民，成為一大庄頭。在朱一貴之役中參與義軍的人數特多，保鄉衛土之成就深受推崇。

雍正十年(1732)吳福生之役時，武洛庄受到的威脅最大，主因在於下淡水上游的里港一帶吳福生的黨羽特多，武洛居民奮力反擊，與當地閩南人結怨頗深，處境甚為險惡，再加上隘寮溪未建堤防，時常有洪水為患。在天災人禍交逼之下，乾隆元年(1736)庄中義民首領林桂山、林豐山兄弟率領庄民越過荖濃溪開庄瀾濃，後來擴及到杉林三庄、旗山三庄、六龜二庄。¹²此外在乾隆二年武洛庄民邱、楊、梁等十八戶墾民往東北越過隘寮溪進墾東振新庄，逐步擴及到大車路、大路關、菜寮等地，為高樹開庄之始。(鍾壬壽，1973：75)美濃、高樹加上杉林、六龜、旗山的客家庄也都被列為六堆中的「右堆」。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鳳山縣增設港東、港西二里於鳳山八社，日本時代又再細分為港東上中下里，港西上中下里，港東、港西是以東港溪分界。歸納起來六堆的分布如下：中堆在竹田鄉，位於港西下里；先鋒堆在萬巒鄉，位於港東下里；前堆包括長治鄉、麟洛鄉，位於港西中里；後堆在內埔鄉，位於港西中里；左堆在新埤、佳冬二鄉，位於港東中里；右堆包括高樹、美濃及杉林、六龜、旗山的局部地區，都位於港西上里。(李明恭，2001：18)

清朝當局對台灣的統治並未存有經世濟民的理想，只不過是消極地不讓台灣落入反清勢力手中而已，當時清廷官員把派駐台灣任官視為畏途，避之惟恐不及，並無長治久安的理念。來到台灣之後，文恬武嬉，天高皇帝遠，甚至大肆搜括民脂民膏，引起人民極度不滿。加上清朝政府的對台政策，禁令處處，除了強逼稅賦之外，可說是讓人民自生自滅，因而動亂頻傳，盜賊、民變、分類械鬥層出不窮，有「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亂」的說法，地方常處在動盪不安的狀態之中。(戴炎輝，1979：90)一有動亂發生必然牽動敏感的閩客族群神經，衝突隨之而至。因此六堆地區的客家族群與周邊的閩南族群之間，在清廷統治台灣期間經常處於對立的狀態之中，清朝政府當局不僅未

12. 杉林三庄為新莊仔、崁頂、月眉，旗山三庄為手巾寮、崙仔頂、圓潭仔，六龜二庄為新威、新寮。

作疏導，甚至從中分化加以利用，閩客對立狀態更形惡化。六堆的團練組織就是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之下形成的，每當有警各堆壯丁必須赴陣出堆。朱一貴之役和吳福生之役美濃尚未開庄，右堆的赴陣主力都來自武洛。美濃開庄之後，右堆的重心移往美濃，此時動亂發生時，美濃的壯丁必須出堆赴陣和其他各堆壯丁義民並肩作戰，與六堆形成命運共同體。

美濃開庄後引起六堆壯丁出堆的首次事件是於乾隆三十五年(1770)的黃教之役，正月十日黃教黨羽攻打鳳山縣城，六堆各部落壯丁參加六堆義民團召集，龍肚庄內空虛。正月十四日，附近匪徒乃勾結土番(平埔族)攜帶武器及石灰由東側新寮地區的山區越嶺進襲龍肚庄，庄民間變大驚，多謀逃難。幸庄內有位身材壯碩的鍾姓婦人，俗稱「老虎媽」者提刀出來大喊：「誰要逃遁者，我斬其腳脛。」庄中老弱及婦女肅然聽命，勇敢部署抗敵。老虎媽以裙為旗，整隊在龍肚庄頭東側的牛欄窩禦敵，同時拖出鎮庄的大銃一座，匆忙間卻找不到砲架，突然一株大竹倒下，乃將之權做砲架發砲，交戰良久，不分勝負。在對峙過程中突然東風大作，賊眾以為天助，乃將所帶石灰順風施放，企圖迷瞎龍肚庄陣中眾人之眼。眾人匆促退入窩口，全體伏下以避石灰之害。突見空中出現一騎馬神人若隱若現，手拿一扇，但見祂揮扇數次，風向隨即改變，反吹賊眾。賊眾驚惶敗退，龍肚庄兵尾隨追擊至山後一凹窩，大開殺戒斬首數百級，此地至今仍名殺賊窩。(松崎仁三郎，1935：147-149) 龍肚耆老鍾沐卿(78歲)云：上輩的人到該地捕魚捉蝦，溪內常有骷髏頭骨，頭骨內蝦公特別多。事平之後，庄民感念神恩及大竹相助，在竹子倒下之處設一神壇，名曰竹扶人祠，又名威武將軍祠。每年農曆正月十四日龍肚庄民以豬羊隆重祭拜。龍肚貢生鍾鼎元有詩如下：

千門曉日影瞳瞳 一路謳歌出牧童
叱犢聲喧芳樹下 騎牛人聚綠陰中
長鞭掩映揮殘照 短笛悠揚弄曉風
窩竹尚存威武跡 扶人曾著保茫功

瀾濃開庄後涉及六堆的第二次主要事件為乾隆五十一年(1786)的林爽文事件，林爽文的南路頭目里港番仔寮居民莊大田意圖脅迫粵民投附，遣賊夥涂達元、張載柏到六堆客庄威脅利誘，聲言若不相從，必將粵庄盡行焚毀，雞犬不留，庄民大怒，立斬之。時台灣巡道永福遣海東書院掌教，前六堆大總理曾中立及幕友劉繩祖回六堆，招募義民協助平亂。各堆代表齊集忠義亭，眾議推舉曾中立為大總理，鍾麟江、劉繩祖為副大總理，聚壯丁八千人出堆征討莊大田，此次事件在六堆地區的主要戰役包括三頂部之戰、篤加之戰及瀾濃之戰。(鍾壬壽，1973：95)

乾隆五十二年(1787)林爽文部頭目司馬球聚眾自蕃薯寮(今旗山)方面向瀾濃進攻，右堆派出義民軍迎擊失利，中壇庄也被賊眾焚毀，戰況甚是危急。幸得六堆中軍營二十旗(每旗五十人)緊急調來支援，士氣大振，在瀾濃西門大敗賊眾，斬賊數百首，居民在此地建德勝公壇祭祀犧牲義士。司馬球被竹頭角庄義首黃清泰擒獲，黃清泰因此得以軍功獲朝廷重用，受任恆春把總。

又在恆春平亂有功，升遷福州城守把總，後升任竹塹守備、艋舺都司、彰化都司、嘉義都司、艋舺營遊擊、鎮標中營游擊、艋舺營署參將事等職。道光二年巡海，追擊匪寇至台灣東海岸，殲匪船十餘號，自身不幸也受重傷。事聞朝廷，擢升長福營參將，惜傷重未及上任即逝，敕葬嘉義北社尾，為美濃人在清代擔任最高級武官者。（徐正光等，1996：1020）其子龍光也因此得有機會就讀福州鰲峰書院，最後考上進士，成為美濃的唯一進士。父子文武雙傑，光耀鄉里。

嘉慶二十四年(1819)黃清泰之子龍光(學名驥雲)參加福建鄉試考中人，當時福建士人不服，向朝廷抗告，說粵人不該佔閩人之學額。消息傳回六堆，六堆人士立刻募集大筆款項，用以支援黃驥雲打官司，以爭取粵人學額。最後朝廷判決：黃員為福建省台灣府府學生，即應以福建舉人身分上京赴考，從此確定了台灣客家人得以報考福建鄉試之資格，閩粵舉人名額之爭因此平息。黃驥雲在道光九年（1829）考取進士，成為六堆客家地區的首位進士，鳳山縣的第二位進士。衣錦還鄉時把六堆捐款帶回家鄉，但捐款人無意收回這些款項。最後眾議將此款項購買了三甲多的水田，加上內埔有位賢慧婦女另捐了三甲水田，合併共有六甲多的水田，組成科學會，將田地租與農民耕作生息，所得作為科學基金，用以補助六堆士子前往福建參加鄉試及進京趕考的費用，受惠的六堆士子甚多。清朝統治台灣期間，鳳山縣總共考上五名進士，即莊文進、黃驥雲、張維垣、江昶榮、蕭逢源五人，其中黃、張、江三人為六堆客家籍。（盧德嘉，1960：237）此外自從嘉慶二十四年（1819）客家人得以參加福建鄉試之後，到光緒二十一年（1895）清朝統治台灣結束的七十六年之間，鳳山縣的二十八名舉人之中，六堆客家人占了二十名之多，比例驚人，科學會之功不可沒，它促使六堆文風鼎盛。日本時代未採行科學考試制度，科學會改以每年頒發獎學金給與中等以上學校成績優良的客家學子，台灣光復之後仍然維持獎學措施，使六堆文風延續不斷。民國四十三年（1954）重修忠義亭改建為忠義祠，欠缺建築經費，科學會管理人蕭秀利將科學會田產全數捐作重建基金，科學會之運作因而終止。

民國四十九年（1960），忠義祠管理委員會開會，鑒於六堆獎學財團基金不復存在，獎學善舉停頓，上無顏對先人，下有愧於子孫。但當時經濟困難，不易募集資金，乃議決成立忠義祠稻穀基金會，入會者認捐一百斤稻穀（榮譽會員捐五百斤），以所捐稻穀孳息作為獎學金。稻穀基金會設理事長一人，領導基金會運作。民國六十九年（1980）第七屆理事長溫興春鑒於稻穀會未登記為財團法人，所生之有限孳息還要繳稅，主張將稻穀會改組為六堆文教基金會，並將收費方式改為現金入會。會員繳交三千元會費（榮譽會員交一萬元），並向各界積極募集基金。目前基金已超過千萬元，以銀行孳息作為頒發清寒優秀大學生獎學金，並頒發金質獎章給予優秀研究生。每年利用忠義祠春祭大典時公開頒獎，受獎人員必須以流利的客家話發表得獎感言，以此激勵六堆學子保存優良傳統學風並傳承客家文化。13

13 有關科學會的演變過程，可參閱六堆文教基金會刊印的簡介資料。

道光十三年(1832)張丙之亂起於嘉義，許成在鳳山縣角宿庄豎旗應之，高唱滅粵口號，引起六堆客家人公憤。六堆監生李受(定觀)與各堆相約，各堆決議赴陣出堆討伐許成。推舉六堆舉人曾偉中為大總理，樹立大清廣東義民旗，相助官府討伐賊寇。六堆義民之右堆部分義軍奉命組織先鋒隊，與內門一帶義民結合救援嘉義。先鋒隊從山杉林(今杉林鄉)翻山越嶺，不畏艱困不捨晝夜，進抵白河附近大武隆之石頭厝紮營屯駐。賊眾聞客家義民軍到來，不敢出陣應戰。總鎮柴大紀聞客家義民來援，萬分感激。云：粵人精忠事跡，誠不愧先帝之褒嘉，粵庄存則我存，粵村不保，我能保乎？(松崎仁三郎，1935：111)由於許成的黨羽在里港一帶甚為囂張，因而里港地區閩客之間相互仇殺甚為嚴重。里港方面閩人向鳳山縣具狀申告，誣指粵族謀叛，直指首領為黃驤雲之叔父黃英伯。黃驤雲趕回家鄉，以坐轎抬其患腳氣病的叔父，前往鳳山縣衙辯誣，聲明其叔絕無帶兵殺閩人。但縣令說：雖非你叔父所為，閩人確為粵人所害，汝需將真兇交出才行。黃驤雲無奈，返回竹頭角老家，向家中佣人黃圈定、倖新客兩人商量，由兩人出面頂罪。二人慷慨承諾，終得息事寧人。竹頭角庄民頗為感念兩人之犧牲，為兩位義士建「安樂壇」以祀之。(黃森松，2003：5)壇設於美濃中正湖畔，今高雄縣客家文物館斜對面。壇聯為：

安屋一室英靈在 樂祀千秋俎豆馨

關於此事同治十年(1871)陳培桂纂修的《淡水廳志》記載如下：

張丙之亂也，適省親在籍。台灣道平慶令作書諭庄民勿生事，時閩粵兩庄構釁，閩人疑有私，詣省門控以主謀。禍叵測，驤雲挈妻子質官，親赴各庄購線緝匪。又捐滿穀石散致貧民，而正兇咸獲奏得優獎。

黃驤雲犧牲了家中傭人，為客庄解決了危機。欽使入奏，得旨優獎，服闕還朝。特旨引見，以獲賊功補都水師主事。下庄人(右堆以外的其他五堆人)對此事頗不諒解，以俚謠諷刺驤雲：

上庄金團真無情 帶起官兵抓粵人 殺了幾多青頭子 害了幾多好漢人(徐正光等，1996：1022)

咸豐十年(1860)由於蝗災，禾苗損失慘重。右堆高樹大路關的農民前往內埔、萬巒等地取秧苗，返途經過高朗朗庄(今鹽埔鄉高朗村)遭閩人攻擊，一名啞婦遭閩人扣留玷汙，大路關人至感憤慨，乃向高朗朗庄施以報復。高朗朗人不滿，訴諸鄰庄閩南人，圖謀報復。在閩人陳琴號召下，七十二庄人齊聚番仔寮(今長治鄉繁華村)，整隊攻擊大路關。大路關被圍數日，情勢至為危急，庄民楊快盛利用夜色突圍，飛奔至瀾濃庄方面求援。瀾濃庄管事林文二召集六百多名壯丁，以劉山蠻二為首，星夜前往支援大路關，其中龍肚庄壯丁佔大多數。林文二又派邱來揚前往先鋒堆萬巒請援，萬巒方面以劉錦祥為首，出動五百多名壯丁支援大路關。兩軍會合之後，在農曆九月二十八日在加蚋埔(今高樹鄉泰山村)一帶與閩人激戰，終於打退閩南眾夥，解救了大路關之圍。是役援軍犧牲二十八人，大路關居民陣亡五人。(曾彩金等，2001(1)：85)為感念鄉親仗義相救，大路關人於庄頭建立恩公廟，(圖5-6)每年農曆九月二十八日舉行恩公祭典至今不輟。(洪馨蘭等，1999：106-107)恩公

廟成爲忠義祠之後六堆客家人的第二個精神堡壘，美濃反水庫運動展開時，曾號召六堆地區五百多名熱心六堆鄉親，在恩公廟前舉行高屏地區反水庫義勇軍誓師大會，向先烈們稟告反水庫之決心。

圖 5-6 高樹大路關恩公廟及殉難恩公墓碑



資料來源：本人拍攝

說明：該廟位於屏東縣高樹鄉大路關庄南側。

右堆美濃與其他各堆從開庄至今一直都維持著緊密的關係，雖然美濃在行政劃分上與其他各堆在不同的縣境（美濃鎮位於高雄縣，其他各堆則屬於屏東縣）。早期各姓氏家族的嘗會組織、科舉會、義渡會、同庚會等等其成員，大都包含各堆家族或人士。如蕭氏家族的蕭何公嘗參加成員劃分爲五大組，編成五甲，成員分別來自右堆龍肚、前堆麟洛、左堆佳冬，各甲依序輪流主持算會，週而復始，自清代至日本時代的嘗會資料保存的相當完備，毫無脫節。從其嘗會算簿中很清楚地讓人體會時代的脈動以及各堆之間宗族成員的親情關係。其餘各姓氏家族的嘗會算簿也有類似的狀況，如邱夢龍公嘗、傅雙七公嘗、劉開七公嘗等大抵如此。在整修六堆忠義亭時各個嘗會也都踴躍捐輸。（鍾壬壽，1973：116-118）

在六堆地區由於右堆的美濃位於北邊，因而通常被稱爲「上庄」，其餘各堆則被稱爲「下庄」。上下庄之間通婚的情形頗爲常見，如下庄進士張維垣的女兒嫁給上庄秀才劉炳文、下庄大老美和學院創辦人徐傍興的女兒嫁給美濃第一位留美博士宋杰祥、警專校長美濃中壇庄的劉勤章娶了徐傍興的姪孫女、美濃庄唯一的省參議員邱智生的女兒嫁給下庄畫家何文杞、兒子邱瑞岳娶了佳冬望族李氏之女、美濃名醫鍾炳明的兒子娶了佳冬農校校長麟洛人蕭金榮的女兒當媳婦、白色恐怖知名受刑人佳冬蕭道應醫師的女兒嫁給在泰國經營窯業有成的美濃人徐進金等等。原大路關人鍾理和與竹頭角庄的鍾台妹之間的婚姻更是名聞全台，其曲折的婚姻故事造就了鍾理和的鄉土文學之路，也被改編成電影「原鄉人」，搬上了螢幕賺人熱淚，鍾理和紀念館成爲台灣鄉土文學的重要驛站，其作品更成爲海內外學術界探討的題材。乙未割台之際，六堆義勇軍積極展開抗日義舉，佳冬「步月樓之役」和長治「火燒庄之役」，成爲抵抗日軍接收台灣的最後閃爍的火花。（曾彩金等，2001（1）：135-140）擔任六堆抗日義軍總參謀的鍾發春義士在事敗之後，隱居美濃龍肚山區。八年抗戰期間美濃的鍾浩東與高樹的李南鋒、佳冬的蕭道應等人連袂返回大陸原鄉參加抗日聖戰，台灣光復後返台，鍾浩東擔任基隆中學校長。他們在抗

日期間目睹國民政府的腐敗，思想逐漸左傾，最後因光明報事件而受刑。佳冬的蕭道應在逃亡期間，曾到美濃宗親龍肚庄的蕭福丁住處躲藏，其妻則躲藏於三降寮劉妹德處，導致蕭福丁和劉妹德等人也遭判刑。內埔鍾國輝、長治邱連球、美濃李旺輝、李珣香、長治李清增、邱連和、佳冬林獻香等人也都在此一事件中受刑，六堆人士之間關係的密切程度可見一斑。